

書叢本基學國

解集子非韓

註集慎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988B

國學基本叢書

韓非子集解

王先慎集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考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謬。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晝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犴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他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 考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

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

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牴牾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

之文不知狝何所據也。狝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狝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隄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虻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常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李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狝校上原序，署至

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狝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狝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曆十年。此本刻於萬曆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狝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狝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曆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狝稱爲李瓚，未

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

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

元人何朴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

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肅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

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

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德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

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抉摘標舉。具道此

槧之所以善。宋塹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肅

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

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

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臚舊史氏吳肅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因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旣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涓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韓非子某氏注。

吳翹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日本蒲坂圓增讀韓非子校。盧文弨鞏書拾補校。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篇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

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

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也。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

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

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

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

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

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羶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四。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為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不能道說記有而字。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

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求賢反舉。浮淫之蠱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

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為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曰史秦王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韓字

及急。乃遣韓非使秦。先慎曰史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李斯曰。先慎

曰。秦王作毀之。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今王不用。久留

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

記遺下有非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令作使無早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韓非子目錄

第一册 以下册數王氏原本無

##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 第二卷

有度第六

揚權第八

## 第三卷

十過第十

##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本弑作殺

第二册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三册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懼曰以下目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二十七

第四册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 韓非子集解

## 卷一

###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項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慎曰：奏策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虛文昭曰：言

不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亦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善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連荆

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梓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為說。固齊收韓而成從。作收餘轉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強秦先慎曰：虛說非強音其兩切。臣竊笑之。世

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虛文昭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

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政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

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說本引作二。虛說宋本即指吳所引

而言。乾道本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顯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政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

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弼曰策無此下

說文頓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揭犯白刃蹈鏽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

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為千形近致誤千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

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

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

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

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

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

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政則古字通用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弼曰聞戰頓足徒揭○先慎曰

策均作揭○雅釋訓檀弓祖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犯白刃蹈鏽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

張儀傳秦人招甲徒揭以趨敵案隱揭祖也謂祖而見肉也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夫一人奮死可

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先慎曰四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

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

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其是也先言秦之功極

大為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

文氣平實其當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  
爲其之殘字然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  
猶它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策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  
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壘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漢尚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  
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  
防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以齊爲戒○盧文弨曰策作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盧文弨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  
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取五湖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湖在辰州沅陵縣西  
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  
二十里又三十一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斥秦楚世家所謂洞庭案說誤也○先慎曰  
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然則五湖在洞庭案說誤也○先慎曰  
高注鄧楚都也洞庭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清之五湖也劉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  
氏以爲楚都宛也洞庭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清之五湖也劉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  
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陸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  
陳城以六國表作王亡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  
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三年矣又下當此時也隨荆以  
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又下當此時也隨荆以  
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遠

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中以凌三晉。○盧文弨曰張本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為說亦未合。○中先謙曰史記秦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為

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令荆人

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令荆人

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

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

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稷主置宗廟。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

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

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

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謙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謙曰。以天下又比

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謙曰。以天下又比

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鴻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

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

東北盡碣石者是。函嶠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論秦關一步。華山之

下。固非天下所能。○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謙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符

疑字不誤。盧顯說非。先慎曰。被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趙既云危。則楚不。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

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為是。○王先謙曰。據史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王先謙曰。據史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即其事也

國立社稷主置宗廟令面以與秦為難句說詳上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與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

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

外士民疲病於內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靈者奪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作潞病不與作疲病

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需之借字說文霽雨霽也詩定之方中傳

零落也零當作霽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漙漙兮正義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霽落矣暴靈二字之

義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瀛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罷潞與潞病義同淺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

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為露改潞為疲而古義俱湮矣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邯鄲無險固故曰趙王都下不能盡其民力當從秦策作

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彼固亡國之

形也而不憂民萌改作氓如周禮途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

根之類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

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下當有是字

訂正樂記鄭注。斃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之驕。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顯地。可聞乃河間之驕。改從張榜本趙本。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作絳代上黨。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作絳代上黨。策作三。疑是。

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弨云。衍強字。凌本無。先慎案。策無強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即其證。決白

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弨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流通濮。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是一後王實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漢。灑灌也。高注流灌也。是一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東六國敗從不成也。山大王垂拱以須之。補云。韓曰。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盧文弨云。拾補編作徧。服作伏。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盧文弨云。拾補編作徧。服作伏。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會不可得。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乃取欺於亡國。是

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師

作怒吳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

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肅兵作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弨曰至

李作學○盧文弨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學先慎案學乃李之誤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弨曰至

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作李是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弨曰至

張榜本○與戰不能剋之也七○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弨曰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

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七○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弨曰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

初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

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顯

獸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天下同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同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慎曰張榜○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

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

龍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

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此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且臣聞之曰戰戰栗

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

禮本溪作澗○盧文弨云澗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右飲於澗谿○盧文弨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澗水不流

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澗谿○盧文弨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澗水不流

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慎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

太公望為號到牧野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也○先慎曰高注○傷知伯率三國



策止一鑽字其數筭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韓魏與趙同故曰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反知伯之約也

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誅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慎曰策無願字

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張文虎曰依上文親

聽其說○盧文弨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先慎

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先慎燕而言不當作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

重為字盧文弨云寡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

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為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為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藩薦出貢以供若藩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

隨之地也○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王渭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且夫

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昭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韓為內臣。秦宗廟必為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秦爭強也。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盧文昭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者。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昭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顧陸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昭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渭曰：文選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曰：乾道本愚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即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昭云：藏本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

遺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顯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顯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說他國之謂也。韓亦作韓。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國指齊趙。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今據改。

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

不察也。韓秦強弱。如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

意伐之心。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趙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慎曰。乾道本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發矣。爲旬。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胸  
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  
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  
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洽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  
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  
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潤曰。夫韓不服  
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  
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  
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  
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因  
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  
來人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浸本大王。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  
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祭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因令象武。○王潤  
也。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先慎曰。蘇卽荆。是  
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卽荆。是  
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荆  
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李斯往詔趙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慎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先慎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闕，虛文，昭云：藏本作闕，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闕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

關今據○先慎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荆令而先攻荆。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為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

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先慎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十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疑衍，上文夫趙氏案，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張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疑衍，上文夫趙氏案，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張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

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遂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

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

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

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國，同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

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白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虛文昭曰：反於掖

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

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

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

王一都。○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

文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

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編次也。○盧文弨曰：順

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凌本澤。敦厚恭祇。○先慎曰：乾道本作敦祇恭厚。意 變固慎完。

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掘。願廣圻云：藏本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

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先慎曰：意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先

乾道本僭作譎，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潛作僭。願廣圻云：今本急作

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為

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願廣圻曰：此即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言而

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願廣圻曰：逆當作遷，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遷五

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言而遠俗，詭躁入閒，則見以為誕。○

慎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

宜辭多。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主。○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謂

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

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

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此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鬪詳後八經篇。此

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

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

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此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

又改為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簡桓弑。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

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為以之誤。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

以弑其君者。○先慎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貽讓曰：以類當作此類。

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賢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誤。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也。淫，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曰：乾道本注，無成，故曰偏威。○先謙曰：是

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

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

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

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卽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四乘爲駟乘。二

者略同。一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

私交下傳寫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

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遽以備非

常乃得載兵甲。故下文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紀，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

亦今據張榜。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本趨本改。○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

則知動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

則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

文昭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

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為韻。舊備

篤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救反。則與備字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

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臣事自功。去勇

而有強。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其無所。○願

廣圻曰：溲讀為寥。正字作應。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

斷事故。君不窮於智。智不窮。賢者敕其材。○盧文弨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字本君下有子字。盧文弨云：子字衍。顧廣

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者師。賢臣之師。為不智而為智者正。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盧文弨云：為下衍。上字

據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字為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衍功字。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盧文弨曰：張本不提行。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闡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

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揚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先慎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趙本改。函掩其跡。匿其端。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虛。校尤誤。下不能原。則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詰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虛。校尤誤。下不能原。則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不匿其端。而使入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

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行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不謹其閉。不固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虛校刪。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

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謂為惡。讀居君側而為姦惡也。逸上威百匿。即百惡。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惡。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隱。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隱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武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目。形相近。聞其主之忒。聞之。譌聞伺也。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先慎曰：王說是。聞其主之忒。聞之。譌聞伺也。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

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

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韓非子集解 一 主道第五 十九

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事操不計慮。而知巧拙福不自操事。告即申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為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補。不約而善增言。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今據補。不言而善應語。本老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也。會誤作會。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

承上言之。增讀如贊。與上應為韻。俞改增為會。迂曲不可從。正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

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

補。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顧廣圻曰：曖讀為愛。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

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盧文弨曰：是故誠有功。則

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

不驕也。慎曰：此下有疏賤必賞四字。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

卷二

有度第六。○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為字當作謂。先慎曰：為謂字同。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

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

未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

在昭王二十八年。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

年或一盪襄也。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

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卽其地也。○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

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

鄆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

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文昭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

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顧廣圻曰：魏

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顧廣圻曰：魏

於齊平陸。以攻韓拔管。管故管。見本書節邪篇。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

爲私都也。管故管。見本書節邪篇。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

本有。今據補。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

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謂

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

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

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以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能由譽進所以比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親授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

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

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

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

良下無臣字虛文昭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代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虛顧校改伏謂隱也姦邪

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謂曰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懷此能人即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致不下適

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不壹至主之廷壹作一下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盧文

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先慎曰張榜本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

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  
爲事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  
用。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  
 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言也。有目不以私視，視也。而上盡制之爲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  
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  
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錢鄒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盧文弨曰：無私賢哲之臣，無私專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  
弗藏本作曰。無私賢哲之臣，無私專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  
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治之至也。今夫輕  
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爲威。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故提衡而立。  
 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  
不可謂仁。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  
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先慎曰：隙字無  
寫形與及相近。轉耳。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  
爲殘缺，以爲險耳。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



利其家。臣不謂智。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

所簡也。險世所說，遼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

與洪範有異，或曰：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先慎曰：乾道本，下毋

有所出，非引彼也。臣毋或作威，更有毋或作福。句，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先慎曰：乾道本，下毋

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

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

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本刪。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

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

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顯廣曰：先王

陰謀，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注曰：營近也。營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相對成義。營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說非。說文：湊，水上人賞罰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

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如

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

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雖至於

失端易面而主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

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先慎曰：御覽引惠法內，皆所以防。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

舊注誤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二字。遊作遊。是凌為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誤。

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王先謙曰：遂令也。刑以輔令。

而行使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向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則制邪顯用。

必下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向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則制邪顯用。

邪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

前尺雖齊必有詭文子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假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是

知舊說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其規矩為其度。○先慎曰：注上智謂極智之人。

字當為以。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

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

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

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也。○先慎曰：措當為論語

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

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王先

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為厲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

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動厲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為引此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也○盧文弨曰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惑其主得其威而罪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此入主矣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矣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慎曰外儲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

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弨曰：此別一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

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壙。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

人主將欲禁姦之，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

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不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主道。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功大震

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先慎曰：不當

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先

慎曰：意林醉。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

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

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

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

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賢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

桓公好味。○顧廣圻曰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首案作首首為

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首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

彼惟趙用賢本作首首明首首為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

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之先慎曰即外儲說右下篇潘壽謂燕王專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本今本無先慎案。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

此不當有今據刪。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

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

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使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

慎曰注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

存其當作之。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

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弼云藏本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無

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權篇今權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瑒擢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臣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損精。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

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故去甚去

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為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

泰。無上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據刪。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誤未詳。先慎曰。句有

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要以觀。其效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先慎曰。乾道本注。君

居改從。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方也。藏謂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

右既立。開門而當。華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

後據趙。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盧文弨曰。

字衍。是謂履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

用其能。上乃無事。用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

上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

不治。皆承。矜而好能。下之所欺。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

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

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

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虛文昭曰注訓采故皆爲事非也趙氏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虛文昭曰注訓采故皆爲事非也趙氏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先慎曰乾道本注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譌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二者誠信下

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

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先慎曰乾道本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

誤未審注本之誤耳○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

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

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

因稽而命與時生死○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溼。於燥溼。君不

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其下當陳

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

位自定。明識其。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開然若甚醉者。則

見所出。俞樾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爲開。不

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

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趙本作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發言語也。

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

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聽之。不爲調解。注訓構爲結。似非。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

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有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閒暇

也。○先慎曰。溶。當作捺。說見上。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謚乎其已乎也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子乎謚也為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句首字為韻則可借證顧說非是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其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與義之使猶為  
 之○先慎曰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  
 義讀為驤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  
 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上具下當有脫文尺字  
 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顯廣圻曰上固閉內局以上具下當有脫文尺字  
 常術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  
 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  
 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惡必及刑刑賞不差不善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已說於一事  
 二事則人知他事皆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不當  
 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不當  
 則下以較理考若天若地是謂累解俞樾曰累解乃聲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  
 之與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揚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為若地若  
 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鳩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若地若  
 天孰疏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親也象天地之高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  
 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  
 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  
 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  
 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惻故下  
 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也刑名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顯  
 ○先慎曰注憫當作測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也刑名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顯  
 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猾民愈衆姦邪滿側言謂狹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盈於左右  
 慎曰乾道本注民作其今從趙本先猾民愈衆姦邪滿側言謂狹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盈於左右

矣。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  
說。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  
失其神。虎隨其後。以伺其隙。○先慎曰。注如字。當作則。主上不知。虎將爲狗。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  
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相求。皆爲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  
也。虎既成羣。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母必見弑。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注。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是也。舊注誤。趙本無。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謂君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荀作狗。據拾補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爲申。是也。狗  
當從拾補。改作荀。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爲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爲虎者。皆反其真。而  
爲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舊注謂君君臣臣。亦誤。欲爲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篤。故聖人  
與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  
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  
本。作。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  
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故。上。必。常。操。度。量。以。割。斷。  
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故。上。必。常。操。度。量。以。割。斷。  
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故。爲。主。之。寶。也。故。爲。主。之。寶。也。  
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故。爲。主。之。寶。也。故。爲。主。之。寶。也。



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

黨與乃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弨曰：或云根本二字當

字句，與上文同。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

本字，衍根神韻。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

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

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文三句。下句洶字，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

先慎曰：俞說衍洶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淵與身人協。楚

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淵，易訟淵與成。正淵，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

誤雖衍，非探其懷奪之威。○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一曰在同牀。何謂

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

此必聽之術也。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盧文弨曰：注由字衍。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此之謂同牀。等使之惑，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

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

也。○先慎曰：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

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先慎曰：

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

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

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

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罔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先慎曰：平

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使聽者示

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

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

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顧廣圻曰斂字未詳先慎曰詩桑扈孔疏斂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先慎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字矣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防初姦之同林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虛說亦非使字衍不令妄舉防三姦文廣雅釋詁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先慎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非法則距之防八姦所謂亡君者○先慎曰其私也注依誤文釋之亦非

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

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君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上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從之亡，急於不聽也。○盧文弨曰：注傾國猶不足，上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今本重羣臣。談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

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弨云：脫一本有先。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先

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先

王說：是注未譌。臣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之。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先

舊提行。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

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顧廣圻曰：乾道本誤

行是也。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先慎曰：或本為墮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文有不巳二字。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下。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

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纂淮南人閒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子反曰。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

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飾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

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子反之爲人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爲人

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先慎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

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



說苑與作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

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

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

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

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

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談反字當在興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

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之還反伐

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下為句非是反字

當依顧移與字上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與呂覽淮南合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之也

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

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遷涓禮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邇凡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左。鄭注云：下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爲名。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國名。○盧文

昭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由無禮也。

君其圖之。君不聽。涉。先慎曰：下君字。遂行其意。居末期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靈王南

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

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

○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

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

臺。○盧文昭曰：似卽左傳所云。虢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

臺。本虢祁之堂。先慎曰：御覽引此。作虢祁之壘。事類賦十一引。虢祈二字。倒。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

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亦作未終。師曠撫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平公曰：此道奚出。

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一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李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改之耳。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八脫八字。藝文類聚與此同。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堦與禮記喪大危引堦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屋。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為郎之誤。廟為廊之誤。邑危並危九引堦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屋。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為郎之誤。廟為廊之誤。邑危並危

之誤。本書作堦。疑本在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為一字。史記魏世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家。堦因上屋。駢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

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引作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

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

漢案論衡亦有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今從藏凌本增○盧文弨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緒自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

鬼神於西泰山之上○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四字今

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耳也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事

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為西泰山淺人妄刪西字耳也○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

也○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並錯○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作進無作迅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先慎曰事類賦騰蛇作蟲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

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不足聽之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聽之將恐有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弨

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先慎曰隳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文弨云癘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悛昔者智伯瑤名知伯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

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彼來請地

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

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下當有曰字上。

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

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

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先慎曰。難

說詳。彼。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

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誤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令將

軍車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軍字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

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

開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積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讀為「粟」，荻、蒿、楛、楚皆同字。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鷹」，並注云：「音牆。」其高至千丈。」○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作其，今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於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遺作菌，餘作幹，旁注「籀字」。盧文弨云：誤以策作菌而改耳。菌，籀作籀，同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令當為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舒字，顧補。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百五十七，引無居而二字。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為釋之誤。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蠱中

而少親。○顧廣圻曰：蠱策作蠱，按當讀為恒。史記王尊傳：夫秦王祖而不信人。徐廣曰：恒一作粗。即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

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

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

此下有於襄子三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為已。策脫去二君以

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

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君

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兵

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當作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

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

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

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

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

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弼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弼曰：王宋本作主。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顯廣折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

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顯廣折

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顯廣折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削鋸脩其迹。○顯廣折曰：說苑作滑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

日。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法所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所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

綵因譌而爲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顯廣折曰：蔣席。蔣。頗

緣。○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類。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顯廣折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壘墀。○顯廣折曰：四。營作白。白壁與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

史廖而告之。○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遠。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圻云：後高依說苑作厚。乾

據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開。史記改。以疏其諫。秦本紀亦作開。皆當讀開為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遣

戎王。○顧廣圻曰：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

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閒。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

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

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號令諸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或作濁鄒。○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燭與鄒。今人表作燭。雖。○本

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昭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

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

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著頤篇悍桀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捍為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

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盧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為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

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積。○先慎曰：為難一篇，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文弨云：衛字脫，各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衛字，並無。

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

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上，下難一篇作適君之，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先慎曰：以上下文例，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

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誤說見前二柄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

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豎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洩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難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別

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

交於楚也。於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曰。警。防戒也。○先慎曰：連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

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

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

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案：告當作苦。形近

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

誣字。誣即輕之譏。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韓。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譌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

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用者。宜陽果拔。○顧

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顧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顧廣圻曰。叔

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

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

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

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饗。○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

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饗。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

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顧

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

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

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

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迫也。吾知子不遠也。如不致遠，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背吾也。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洩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卷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慎曰：廣雅釋詁，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者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者，從己，況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渭云：爲當作謂。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虛文昭曰：注所存字，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先慎曰：訟說也。見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噲爲秦使燕而爲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爲訟寃。非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先慎曰：郎中爲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先慎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先慎曰：臣亦謂法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先慎曰：臣亦謂法也。愈重。○顧廣圻曰：弊讀爲蔽，下文比周以弊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先慎曰：本書蔽多作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先慎曰：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卽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已。注訓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謨。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德而誅之。○先慎曰：注訟卽說是也。又以訟寃釋之。非衆上脫又字。無德當作無得。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世作勢。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先慎曰：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費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當有近字其詞。其數不勝也。○先慎曰：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謂曰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先慎曰：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

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

且暮獨訟於前，且猶不得亟况得與言乎？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進則人主何從而

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懋亞訓此道字為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

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

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

主篇正作奚時得進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

必危而見險。○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依下文當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先慎曰：乾道本僂與戮通，僂字誤。改從今本。僂，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

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可以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

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

律上本名作明，諱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

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人

所進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

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感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

連文是所見本，鮮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故取以為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也。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

兩類字當作類。類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已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國之。不似己之國也。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而不知收取其柄。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

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篇。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恃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虛文。絜云。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通用。

智者謂智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爲治精潔故不能枉法。謀之士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貨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之士。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衍其修士三。



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

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精潔之行決

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入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

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萬乘之患大臣太

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此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

案注當患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

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

矣稱蕃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設詐謀以

於其臣○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此變謂行譎詐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

也謂國君相擅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

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常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抗。故智士  
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下與之  
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下與之  
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  
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先  
慎曰。注乾道本志。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謂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  
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  
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  
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和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諳。今正之。此句又別說難本意。再  
難也。同先慎曰。舊注。罔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  
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索注。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  
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為難也。○盧  
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謂。以則為難也。○盧  
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謂。以則為難也。○盧  
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  
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  
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  
失二字。顧謂極。智辯。是素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橫

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苦。陸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奔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昭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其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盧文昭曰：語史作而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

二、中語作。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者及之，故其身危。卽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盧文昭曰：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適，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為，當作既知。所出又知所為，先慎曰：盧說是。隰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卽其意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其主之心也。知讀為智。當音丹。浪反。注以常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自光光讓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說行而有功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

則德忘○盧文昭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則唐人所見之本  
作見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  
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不澤未有渥厚遂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  
○盧文昭曰注羞始生羞疑妒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注行說當作說行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父以牆壞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羞寧即疑字之誤又慎注行說當作說行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  
○先慎按依上文當有史記亦有者字今據補貴人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  
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為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能已若景帝夾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昭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  
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  
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為閒已矣  
而人短以為為竊大人代君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已為代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為為短人而賣重也  
○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  
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論其所愛則以為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己也  
○嘗試也論君  
機是也注謂斗筭之人誤論其所愛則以為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己也  
○嘗試也論君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先慎曰乾道本情作增注下同  
○廣圻云徑省其說則以為為不智而拙之徑直也  
○盧  
作則不知而屈之智本與米鹽博辯則以為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  
知通此加以為二字疑非米鹽博辯則以為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  
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略事陳意則曰  
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來作久依史記改也  
略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  
○盧文昭曰略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說之事廣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則順旨而不忤○盧文弨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

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

不能順公為少有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說心以公

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說心以公

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

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

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管子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

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

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為說宜其不可通矣所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

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欲陳危害之事

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

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者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行或規謀

無以其譎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譎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與上下文合今盧文弼云無藏本作毋譎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據改譎敵古通注云罪譎非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敵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趙本注因作困誤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糜然後極聘智辯焉極聘○盧文弼曰意史作忠史非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云拂悟當作哂忤古字假借耳繫糜藏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御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哂忤古字假借耳繫糜藏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圻曰忠字非御

並通駁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拂悟者若觸警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糜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又牛轡也引申為義十摩古字劇擲二形同本書作繫糜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文繫

本無列有則擊射排擲也案季子語必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而不敢言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蓋下當依索隱引

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俞樾曰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

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先慎

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弼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誤而覆衍今據刪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慎曰說文此非能仕之所恥也○盧文弼云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綱猶

振舉救也此非能仕之所恥也○盧文弼云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綱猶

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懶作離注周既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同案隱曰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須梅驥相和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史記願廣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

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郟城。

縣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慎曰：先

外儲說下篇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當浪反下同。音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

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

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

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

宜也。○盧文弨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

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慎曰：先

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慎曰：先

治要則作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

要作有是。唐人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韓卿

駕君車以出。歸。○先慎曰：治要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罪。○先慎曰：選注引作犯罪。盧

之史作而犯則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則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

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

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愛憎之變也。先慎曰。治要。愛上有人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厲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八百五十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書。引。並作謾。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三日。誤。藝文類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三日



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弨云：淚藏本作泣。後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

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主作主。盧文弨云：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

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然則有

亂也。○先慎曰：此下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

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持作特。新序云：直白玉之璞

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先慎曰：持即直也。持

當為特。殘缺字改從今本。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

業者有禁，故流○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

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

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慎曰：周當為用之誤。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

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

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貧，按：貧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繡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

廣圻曰：絕滅當作絕滅。絕滅同字。損不急之枝官。○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貧，按：貧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先慎曰：願說是纒絕偏旁同，故誤。損不急之枝官。○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貧，按：貧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允。以奉選練之士。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

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即史記商君傳，不言燔，塞私門之請，而遂

公家之勞。○於公其勞者，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以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案隱云：國策，商君車裂於秦。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

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

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廣圻曰：今也字衍文。

○顧廣圻曰：今也字衍文。本所下有以字。

###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舉之。主有

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

上此之謂同取，此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

之謂同舍而言，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

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非參驗以審之。

也。○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曰：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墜下語意正同。是欺當為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

害者去之。此入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

主。○先慎曰：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

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先

知詐僞之不可得，安也。並無利字，即其證。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

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慎曰：化

上二字，常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潤

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

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

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此必不願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盧文弨曰：而以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



也。○先慎曰：治要無作。不因其勢耳。○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周。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皆無

作。因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

聽。○先慎曰：各本無。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闔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

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因未作而利本事。

爲收擊。大小膠力本。○先慎曰：未作。工商也。本。耕織也。衛鞅傳。事未利及愈而貧者。舉以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

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衆也。○先慎曰：私。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

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謏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諛文。謏多言也。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謏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先慎曰：井。當作井。窞。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窞。則其幸也。作井窞。是其證。禮記。又妄非有術之士。○先

人皆曰。予知。驢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陷阱。○先慎曰：法古。藏本今本有非字。顧廣圻云。聽其言者危。故習輕犯新法。用其計者亂。○先慎曰：法古。此亦愚之至大。而患

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醢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顯廣。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

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

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

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慎曰：依下文，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顯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

亦難哉。○顯廣圻曰：幾。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楚莊王之弟春申君，圻曰：與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

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白裂。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譏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

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

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

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

說。今據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

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輹。輹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

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

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音于偽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褻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

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

是也。下有與字。卽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

衍有字。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

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

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

下有刑字。先慎案。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昭曰：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顧廣圻詳命：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盧文昭曰：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昭云：臣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卽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



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黥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為劓刵椽黥劓劓刑在面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敗其形容以為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

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先慎曰

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此至未可也。皆作孫子為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

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

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雖長年而美材。○盧文弨曰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的而立不義。○盧文弨曰弑外傳作捨顧廣圻曰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

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二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

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弨曰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先慎曰事卓齒之用齊也。○顧

廣圻曰藏本今人表卓作淖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者非也古今人表淖齒師古曰淖或作卓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淖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淖策外傳作閔宿昔而死○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道本無射字御覽引亦作閔宿昔而死○先慎曰宿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道本無射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股上昔策作宿夕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道本無射字有射字策外傳有今據增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藏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外傳無而字餘同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盧文弨云於字脫藏本張本有外傳同先慎按策有於字今據補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集解

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弼云：右仗凌本內困。今據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器下當有脫字。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露當作露。呂氏春秋：不厲士民罷露。呂氏春秋：不厲士民罷露。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虛校改。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即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顧廣圻云：今本無而作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饜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為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對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很藏本俱。悛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悔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

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句有誤。俞越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

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

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

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

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

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

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

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

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城郭惡。無畜積。財

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

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偏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虛文昭云：一作攣。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變。形相近。俞樾云：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攣。一曰急也。是與偏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

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荷作變。孟子告子篇：萬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爲一句。心悞忿而不嘗。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藏本今本無。必先慎曰：昔量也。

君不肯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室公。子是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

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怒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

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

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

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

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

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

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爲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

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太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堵公

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辭字又作敖左襄二十一年傳大夫敖本又作憊是其證盧

文昭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傲下張本多同亡徵者非曰必亡○盧文昭曰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

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先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

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

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

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一也愛人

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

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廣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

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其守之不完也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

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疑親之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





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言下云：下無重權，卽其證。復除徭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借其權勢卽此義。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張本作鬻，下同。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先慎曰：乾道本上有然字，盧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混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行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嗣君貴薄疑，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衍而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突。○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

禁。三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為解，而不加罪。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顧廣圻曰：句絕。少

案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案資，逗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

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案資，矯為廉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猶言賢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

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誘於事者，困於患者，必為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不信者，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

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願說是下云。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為主之道。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下

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

據。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改。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文端下常有未字。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責作資誤。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

曉然於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意字誤。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

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

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述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

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

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

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未說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

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父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贛窳墮之民。○盧文弨曰：以下

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贛作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故彘虎受阿謗。○顧

曰而輾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逗，故鄭賈非載旅。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圻曰：逗，故鄭人不能歸。儲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尙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今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外儲說左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顧廣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為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未詳。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

○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節作飾，誤。十過篇，其行伶而意高。自以為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煖非仙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春，葦不拔。非趙龜神而燕龜

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出二字互誤。兵至鄴盡矣。○盧文弨曰：龐煖，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為煖，史記燕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

慎曰：乾道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潛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潛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

字同漢書天。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捨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先慎曰。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文志作泰一。東也。非字亦衍。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先慎曰。天文志。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戰不勝。以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下治強者。王句同。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先慎曰。乾道本矣。作吾。廣圻云。今本吾作吳。按。吾吳二宦於吳。○顧廣圻曰。臣字當衍。先慎曰。趙本宦作官。案作官者。蓋以越語與范蠡入宦於吳。又云。越王之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顧廣圻曰。二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先慎曰。乾道本魏攻魏。今據藏本。今本改。王渭云。戰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今者韓國小而特大國。主慢而聽秦。○顧廣圻曰。當補不字於秦之弊。玩下文。自知不當以上文爲說。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顧廣圻曰。魏上當有脫文。此復而小國愈亡。故曰。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爲不足。以存許言。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

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顧廣圻曰：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文民雖

慎曰：國雖大，兵句讀誤。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自則國雖小至此，今皆失其讀也。俞樾曰：此言賞罰無紀，則

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

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

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先慎曰：俞說是也。

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先慎曰：乾道本明上無以字，古作君，上，任之以

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本今本以主作主，以先慎案，主以是過予，臣

以此徒取相對成文，乾道本誤倒耳，今據改。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文昭云：人張本作臣，今據改。臣徒取則功不

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望怨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

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

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字先慎曰：他書無以穀陽豎為

子反友者，呂覽權勳篇淮南人問訓高誘注豎小使也，左傳成十六年杜注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穀陽反內豎正義云鄭元云豎未冠之名，故杜以為內豎也，友字當為衍文。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

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

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

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顧廣圻曰：十過篇無與字，先罷師

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慎曰

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逕從憲令行

之時。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逕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

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

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意林臣下有

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

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王先謙曰單盡也言雖智能竭盡虛而無而道法萬全智

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王謂曰於下當有法知二字

故佚而有功○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有作則顧廣圻云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作有釋規而任巧釋法

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先慎曰乾道本於作將顧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先慎曰賞讀為償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

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先慎曰而巧說者用謂請謁也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

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

設詐託物以來親○顧廣圻曰藏本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

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先慎曰此下疑脫而見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于子胥之忠而見殺則

疾強諫有辭○顧廣圻曰疾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王先謙曰能用伊尹管仲是賢明之

古人皆以劫制其君使下易於干進上難於行罰然伊尹若是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顧廣圻云

管仲不世出進諫者必非比于子胥故曰不可以取類○顧廣圻曰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曰逗此與

也四字為句君之立法○顧廣圻以為是也○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曰逗此與

屬上今據補君之立法○顧廣圻以為是也○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上君之立法曰逗此與

為非者是邪○盧文弨曰者字衍顧廣圻曰以法為非者五字句與上以為是也句對先慎曰相承者字

不當以智○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二作官公作功盧文弨云皆從凌本改過法立智○俞樾曰上邪字衍文



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爲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知智同用，知字後人於知之讀爲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尚如是者禁。曰：顧廣圻主之道也。○顧廣圻曰：禁主之道。○盧文弨曰：禁凌本作明，顧廣圻云作知字不誤。如是者禁，曰：句絕。四字爲句。禁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先慎曰：乾道本吉作富，爲作行。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字，于僞反。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卷六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先

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

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

有德。○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弨云：藏本張

凌本有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之謂

生。老子云：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有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不德，則有德。乾道本作

以為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不得則在有德。盧文弨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慎曰：舊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先慎曰：說

也。懷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

術之人有意為虛，所謂故也。無制也。○盧文弨曰：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

條末也。字矣。字。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先慎曰：今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盧文弨曰：凌本事作禮。先慎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

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先慎按：衆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字當作賤。依藏本今本改。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虛文。昭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虛說是。貌卽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卽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卽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萃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實心愛而不知。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節作飾。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卽有誤也。今皆正之。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仍字異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德當作積。○顧廣圻曰：德者道之

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盧文弨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為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提行。此為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

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黃作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

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

文不成義。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即本老子

改從今本。故曰禮薄也。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文。成文而不節也。下文

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

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

之華也。故曰迷。又申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

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不克則莫知其極之類。同例。○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

則為禮之貌。故曰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先謙曰：依下文。是以曰：愚

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先慎曰：依下文。是以曰：愚

亂之首。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

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王先謙曰：依下文。是以曰：愚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先慎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

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用人篇去規矩而妄意度是其證。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

鳴於門外。○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類賦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先

乾道本無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躡。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躡。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是字。角作頸。誤。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慎曰：竭其聰

下仍作角。可證。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人之心。為之營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旬有誤。當

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用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德經諸本皆無

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

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屏。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

絕同義。解見下文。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顧廣圻曰：故曰去

彼取此。○先慎曰：以上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慎曰：乾道本當下無

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衣食美則驕

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慎曰：道乾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行邪僻則

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子，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子，卜祝未詳。先

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

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

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文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盧文弨曰：于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

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字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弨曰：內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

外二字凌本倒。副也。昌證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

恬資財也。○先慎曰：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字，顧廣圻云：今本公

慎案：顧說是。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弨曰：誹

今依凌本刪。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隋，禮記：曲禮：上言不隋，注：隋，不正之言。順從自

謂方而，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

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曰：案

字。知如：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

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王渭曰：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先慎曰：數，今舉動而與天下

爲讐。○先慎曰：乾道本下下有之字。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

節即方廉直光舉之謂也。法舉猶正也。是其證。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先慎曰：乾道本劌作穢，顧廣圻云：

經典釋文云：劌，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劌。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

不以侮罷羞貧，即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劌，傷也。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即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

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耀。傳本作耀。李約本作

倒，以上見五十八章。聰明睿知，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

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耳不聰則不能別清

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

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

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

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嗇。○顯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

理。○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先慎曰：離。離也。陷於禍。猶未

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顯廣圻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

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入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顯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

公作是謂。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與此合。

與此合。

與此合。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人民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

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

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

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

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當有體道二字。先慎曰：顧說是。不

有國。○盧文弨曰：復莫知其極四字疑衍。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

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

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

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

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

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

之道也。○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利害易則民務變。鮮止通為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利害易則民務變。

民務變謂之變業。○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

○先慎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隸形相似，因譌為澤。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宰夫不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畢

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故曰：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慎曰：舊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

禍害。○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接。夫內無瘞疽癰痔之害。○顧

曰：瘞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痛也。小徐本云：讀若紉。詩小弁釋文曰：擣韓詩作疔。集韻四十九疔，疔，或

從疔。先慎曰：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瘞，小腫也。疽，癰也。癰，勞病也。謂勞倦疔後病也。急

就篇：瘡熱癰疔，眇議眼瘡。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

對文是輕。故曰：以道莅天下。○顧廣圻曰：傅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曰：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

恬義近。

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傷下脫人字。張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祟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弨云：凌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

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字當衍八。字爲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慎曰：乾道本矣。下文得於好惡。怵於淫物。淫物連文是其譏。改從今本。

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

老無先慎曰○

人君者無道○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案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

校改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

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曰將當作控形近之誤驢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

數發戎馬不足恃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擗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先慎曰恃馬近臣非軍中

矣○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

難生○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

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是觀之禍難生於

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

有禍也○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

此句。非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先慎曰。舊不衣則不犯寒。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連上。今提行。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句屬廣圻曰。八字爲。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顯

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顯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爲一句。苦痛雜於腸胃禍薄外則苦爲一句。下多復衍。先慎按。虛顯說。是據藏本。張本刪四字。依拾補刪七字。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句屬廣圻曰。八字爲。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顯

曰。今德經憊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憊作甚。說文憊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顯說是。以上見四。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顯廣圻曰。句有誤接。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顯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

改爲。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追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萬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王先謙曰。稽合萬。不得

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言不執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

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

之字。是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其證。

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紂桀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

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

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

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慎曰：乾道本事作物案。道譬諸若水。○先慎曰：意。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

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慎曰：趙孟規本。

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先

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

與字今本具作俱誤先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

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下盧文弨云謂常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

誤先慎案顧虛說是據改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弨云所

無攸易謂無所變易也○先慎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盧文弨云所

案虛顧說是今據刪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無顧廣圻曰傳

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盧文弨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

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慎曰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

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至其死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

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其字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慎曰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

三○先慎曰據此明上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

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盧文弨曰下死字衍凌本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





云張浚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

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先慎曰乾道本其上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

慈故曰慈故能勇○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

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

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顧廣圻曰之下常有脫文先慎

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

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先慎曰大小當

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也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慎曰有權謀故欲

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

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

大官之謂為成事長○王先謙曰為字衍謂為是也是以故曰○顧廣圻曰以下常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

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為字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

作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是其證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

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返老子慈上有夫字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

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衛慈之也○王

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先謙曰

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

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所謂貌施也者惟施是畏此未詳先

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節巧詐也○顧廣圻曰各本連上今依拾補分段施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先謙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荒則

府倉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

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謙曰王弼河上公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

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先謙曰國之受傷故曰帶利劍○先謙曰此下未解諸夫飾智故以

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一字為一句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盧文弨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

經作財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先慎曰乾道本作下無

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先慎曰鐘竽唱則諸

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

盜竽矣○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竽作琴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

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

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先

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慎曰德經

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先慎曰德經善襲者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

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

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

此合下四句同接淮南子道應訓引此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

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虛文昭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

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

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國者漢人潤諱改也邦與豐韻  
 廣折曰傳本善作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  
 溥按善溥同字也  
 用此程法靜觀動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曰乾道本脫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以邦觀  
 止自無不知者  
 邦河上本曰王弼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與此合也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  
 以上見五十三章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弼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當作目遠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上天下無道攻擊不休  
 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驚者處幄帷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慎曰解老有矣字翟人有獻豐狐玄豹  
 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  
 為罪虞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弼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  
 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為罪○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弼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  
 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  
 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弼曰凌本梁作良遂卒被分○先慎曰十過漆其首以為浚器○先慎曰說苑建本

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浸麵。土虞禮。明齊。澆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澆釀。此酒也。澆器。卽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榼。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澆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澆於豕牢。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而得文王。一韋注。少澆。小便。晉其易也。之澆釋之。

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有王字。先慎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

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霸王。○先慎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

故可富貴。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先慎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

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先慎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

楚莊王既勝。○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

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

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在義同。昔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此不以其邦爲

收者瘠也。○顧廣圻曰。故九世而祀不絕。孟傳。九世作十世。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顧廣圻曰。德經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孫叔敖之謂也。○先慎曰。見

制在己曰重。○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使趙本提行。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王先謙曰。重可御輕。故曰。重

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

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諺道。經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

作是以。卽其證。傳趙本離下有其字。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

王自稱為主父此離其輻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

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圻曰臣

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主父之謂也先慎曰以上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先慎曰君於臣不當失則不可復得也先慎曰失其

君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

人回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節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

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

補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翽傳亦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

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章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故曰將欲翁

之二顧廣圻曰傳本作翁與此合經典釋文係河上本作翁先慎曰古無傷翁必同張之將欲弱之先

河上本欲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慎曰將遺之以廣車先慎曰

或作使非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慎曰將遺之以廣車先慎曰

智伯欲伐衣由遺之大鐘藏以廣顧廣圻曰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道顧廣圻曰起事於無形先慎曰當分

車因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



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曰：還，桓侯故使人問之。○先慎曰：張，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盧文弨曰：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郎中令循不得前後，渡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

太后病難於大小，洩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

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

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

蚤從事焉。○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慎曰：各本連上。盧文弨曰：當分段。今從之。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

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弨曰：張凌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及公

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

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

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

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

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曰：怖，史記淮南作晞。凌本同。此自作怖。後

昔者紂為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曰：怖，史記淮南作晞。凌本同。此自作怖。後

而箕子怖。○顧廣圻曰：怖當作怖。下文及說林上同。先慎曰：顧



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言惶不得於始卽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始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鋤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旄讀爲毫先慎案顧讀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旄象豹胎必不衣旄象之約高注旄旄牛也旄象二字藝文類聚御覽均作薦字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矣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慎曰則下有必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俞樾玉裁謂炮烙本作炮烙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烙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五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爲齊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烙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肉圃爲格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爲格卽炮烙其下以人置上入關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烙者皆以炮烙連斬涉者之歷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篇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有義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爲淫刑此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登糟邱○先慎曰張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顧廣圻曰今德經曰作日傳本與此合先句踐入宮於吳○先慎曰舊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馬而走越語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

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先慎曰：北堂書鈔一文王見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汲黯傳：作洗馬。是其證。

詈於王門。○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羈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

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譌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

霸也，不病宦。○先慎曰：宦，武王之王也。不病，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顧廣圻曰：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不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

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病為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宋之鄙人，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

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字。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

又加土於其下耳。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王渭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書者言也。言生於知

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僂之。○先慎曰：喜焚其書，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王先謙曰：書，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先慎

故舞之也。使反本也。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

之過，歸字疑衍。

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歸字疑衍。

之過，歸字疑衍。

之過，歸字疑衍。

之過，歸字疑衍。

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

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物來順應。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顧廣圻曰：象列

而成。豐殺莖柯。○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鋒。先慎曰：作。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慎曰：列

帖八十三引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慎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

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慎曰：白孔六帖引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慎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此皆一

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今德經皆作以輔下字也。

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虛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

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

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慎曰：闕。河

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閃也。閃。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

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諸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本

反據此以改下。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慎曰：趙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文於字為子誤。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先慎曰：誘道，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先慎曰：上尚古通。張榜本

何作可誤。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慎曰：此當連下為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策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立倒杖策鏗上貫顛。按顛即顛字之別體也。玉藻鄭

注：顛或為遠，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為忘哉。○顛廣圻曰：為

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顛作顛。○顛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

不先慎曰：作不是為字誤。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無者字少，傳本作豔與各本異。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王先謙曰：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顛廣圻曰：傳本及

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先慎曰：趙孟頴本不

楚莊王莅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盧文弨曰：張

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嘿然無聲。此為何

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雖無

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

處十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

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

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善字不當。蓋與善形近誤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同字也。先慎。

楚莊王欲伐越。○盧文弨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子諫曰：曰：乾道

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揚注引此杜作莊，先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

○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弨云：愚字衍。張凌本無之，智當作智之。舊倒譌。王渭云：患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渭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

正作臣，患知之如目也。今據刪。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

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先慎曰：乾道本躄上有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蹊字，按蹊字當衍。荀

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又云：莊躄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躄之暴郢，高誘注：莊躄，楚成王之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陌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躄

也。皆大盜人名。躄，誤作躄。者，旁改。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

遂致兩有。先慎按：顧說是。今據刪。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

本欲上脫而字。盧文弨云：張凌本。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有先慎案：御覽引亦有今據補。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未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

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慎曰：御覽三百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周惡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知大迷。○先慎曰：知讀為智。趙本作太。誤。是謂要妙。○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

說林上第二十二。○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慎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

湯殺君而欲博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弑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俞樾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

增事矣。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先慎曰：長音直良切。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先慎曰：言雖受僕

公，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為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

猶蚤蝨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

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顧廣圻曰：白戰國韓策作九。將復立於天子。○先慎曰：立於彭喜謂鄭君曰。○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

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卽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韋、本、書、七、術、皆、可、證、也。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先慎曰：策大惡烏路反。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待邢亡而復存之。

其名實美。○王澗曰：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邊候得之。○先慎曰：候吏也。

○吳越春秋作伍子胥與此同。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

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關吏因舍焉。正作因字。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

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

今人表中，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開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諸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卽、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

○先慎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

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盧文弨曰：伯張凌本。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為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慎曰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先慎曰輟一本作輟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顧廣圻曰宋衛策無孫字荆大說許救之甚歡。○廣顧圻曰歡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

而荆王說。○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顧廣圻曰魏趙策作利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歡當從策作勸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圻曰墨子非論篇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先慎曰各本作涸澤誤倒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乙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慎曰



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人必以我為神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昭  
御覽事類賦引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這下有而  
有必字今據補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這下有而  
類賦引亦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  
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顧廣圻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問其巷而不知  
也○先慎曰各本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  
字此涉上文而誤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無人字今據刪  
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  
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膠留曰○顧廣圻曰膠留策作膠案膠留同字本書難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慎曰難一篇犀首張儀作樓翟餘亦  
不○顧廣圻曰此樹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以  
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樹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以

驕主內○顧廣圻曰此樹有外為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為列地列古裂字  
子天圓篇曰割列禳糜管子五輔篇曰博帶梨大袂列荀子哀公篇曰兩驂列兩服入廐○裂分也言借  
外權以分地也韓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削分也言借  
也從刀省聲裂繪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則王之國危矣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先  
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為裂矣

慎曰御覽四百九十宋君曰○先慎曰御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

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語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

常酒也○盧文○先慎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管仲隰朋從桓公

伐孤竹○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

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多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慎曰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慎曰乾道才聖人上無師字顧廣

朋之聖智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先慎曰楚策三重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先慎曰謁者漫云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眅其一目奚如○先慎曰

百六十六引作瞽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卽韓子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眅君奚爲不殺○先慎曰

舊注玉篇瞽閉一目也本此爲訓眅爲目旁毛義稍隔

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君曰不能勿映惠子曰田駟束欺齊侯○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為作警映兩目君奚弗殺君曰○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譬也君奚怨焉○先慎曰譬以閉目為常駟以字言明不當作慢今據改○先慎曰欺人為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焉○先慎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盧文弨曰周君二字當重患之馮沮曰○顧廣圻曰即周策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顧廣圻曰與

韓策不同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倬及六微篇居三月文法正同盧顧二家不知○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自上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貴德篇而作以○先慎曰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

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文侯謂堵師贊曰○顧廣魏策作觀姚校○先慎曰吳語章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先慎曰吳語章注罷歸也謂樂羊

歸自中山也。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將至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為一條。是也。今據改。使秦西巴持

之歸。合為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亦無今

據改淮南子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麀。本適作歸。各

作持歸。烹之。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麀。本適作歸。各

歸至二字。復今據藝文類聚御覽。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慎曰。先

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麀。安在。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慎曰。先

淮南子說苑居三月。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

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

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脫。凌本有。先慎曰。先

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鏞作箕。盧文昭云。凌本有必字。先慎曰。則必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施

象。象胎。施象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先慎曰。喻老篇作。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

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顧廣圻曰。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知不滿其

也。欲。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江聲曰：商蓋，商奄也。辛公甲曰。○先慎曰：即辛甲。周太史見左襄四年傳。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顧廣圻曰：懼當作懼。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而欲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爲屨之也。○先慎曰：說文：履，履也。履，足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殷尙曰：而縞衣裳，是周則周人惟用縞耳。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需。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先慎曰：字通。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弨曰：凌本至以十人之衆。○盧文弨曰：凌本至作夫。先慎曰：策作故。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

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先慎曰：乾道本衄上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衄乃衄之俗字。廣雅釋言：衄，縮也。又衄之假借，說文：胸下云：衄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胸。衄，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先慎曰：言不能爲。崇也。趙本及作反誤。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先慎曰見表第五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王先謙曰家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

之數也○先慎曰數急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盧文昭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先慎曰莊子山木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有妾二

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先慎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先慎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盧文昭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

張凌本涉下文○先慎曰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顧廣圻曰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先

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先慎曰

有而字御覽八百○先慎曰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

引及見二○先慎曰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為趙來聞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為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為故也。公孫友自刎而尊百里。盧文當作支。先慎曰。盧說是。豎刁自宮而詔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左傳作枝。枝支同字。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曰。慧惠同。狂者東走。先慎曰。趙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為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隄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為失相。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篤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為其。其亦可訓為之。舉隄馬。其一人。即謂舉隄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為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隄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隄。故舉隄馬之一人。自以為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為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讀。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隄。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廣圻云。今本入下有曰字。顯據此其為馬也。踣肩而腫膝。夫隄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隄馬。而拙於

任腫膝。○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

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知安得云巧於相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安得云巧於相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下文諸任字而誤作而拙於在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慎曰：趙本任下無在，夫事有所歸，字是誤以在字為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歸，而以有所不先慎曰：語意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柙中二字作檻，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身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為侮而不敬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

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尚衛羽。李善注引此。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鱣似蛇。○先慎曰：鱣，鱣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先慎曰：賁，賁似蠋。人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賁育。諸作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六引並有以字。其利緩。鷺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有字。今據增。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常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佚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為權之用也。即隱襲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指。此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于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為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崇侯惡來。知不適紂

之誅也。○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于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廣圻曰：三讀為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也。箸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扞謂鞅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

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闔機衛風芄蘭童子佩鞬毛傳曰鞬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  
 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戈挾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挾謂引弦驅也拾謂鞬扞也鄉  
 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箸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鞬也以章爲之箸  
 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玦捍買子春秋篇曰丈夫釋挾挾與決同捍與扞同操弓闔  
 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說文引滿弓有所嚮也字或作扞大荒南經有人方扞引弓射  
 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扞鳥號之弓  
 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可通今本呂覽淮南  
 扞字皆誤扞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先慎曰說文涯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答曰水  
 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先慎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願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

其富之涯乎先慎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孫詒讓

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魏書刑法志云  
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通陪今俗作陪

古無此字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驕妒之因曰臣能擻鹿音窳勞擊也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

也乃言衆驕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

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卽爲廬。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食彘，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疑二字，御一蝨過之。先慎曰：御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

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先慎曰：各本身作母，彘，人乃弗殺。首至此，藏本脫。

蟲有蝮者，或作蚘，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蝮作就，爭下無食字，齧下有也字，遂相殺。下有

食自殺三字。盧文弨云：蚘，蚘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蝮，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齧下也字。衍

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蚘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蝮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

藏本今本皆作蚘。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蝮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蝮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皆蝮類也。○先慎曰：乾道本，蝮作就，說見上。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吾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

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弼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

八字涉下文而複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

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本脫之字盧文弼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

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

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

者則為曲直者則為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孔子曰本同孫星衍

孔子集語引此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遣

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

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顧廣圻曰趨魏策作宵按又作霄皆同字

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

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

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先慎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慎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

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先慎曰。乾道本秦

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慎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據各本刪。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

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虜作傭。裘作衣。荆王伐吳。吳使沮衛

歷融犒於荊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鑿由餘多不同。先慎曰。荆將軍曰。廣圻云。今本而作荆。今據改。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吉乎。曰。吉。圻云。藏本今本有乎。曰。吉三字。今據補。荊人曰。今

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弼云。欲張凌本作以。今據改。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

○盧文弼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

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

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顧廣圻曰。戰國策作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首者。魯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魯夙由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去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

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慎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正作必今據改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

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玩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越已勝吳又索卒於

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弼曰以張凌本作與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

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以賂之

荆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

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先慎曰姓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

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章昭注精清朗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暝雨止無雲也是曜

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

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先慎曰御覽引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

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涓曰子字似非衍先慎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

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搆講同字齊伐魯索讒鼎○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魯

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慎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則義不可通。先慎云：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光慎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

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

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輟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先慎曰：御覽八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

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注：瓠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先慎曰：御覽無也字。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

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

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鎰作溢，按作溢是也。諫當作練，練鍊同字也。先慎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

遂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先慎曰：說難篇鄭作宋，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

其子爲智。○先慎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

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道無明過之惡。○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

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絃

以自急。文法正同。己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

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有餘補不足。○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以長續

有餘補不足。○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

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

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朱作囊。下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

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傾道不可而言。故用力寡而功名

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爲生死。人主有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文。昭

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撲。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張凌本。撲作撲。今據補。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

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曰。非讀爲辨。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斲。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

繩之外矣。是其證。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六曰所

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

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弨曰常張凌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

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故若饑而食。○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

於竹帛。○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令使人去饑寒盧文

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令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

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先慎曰既盡而猶索之故下以實

對無有則輕法。○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

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為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為文明其為甚之誤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即其證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先慎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為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顧廣圻曰七

立。○顧廣圻曰七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

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般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慎曰盧文昭拾補改身為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字非先慎案顧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慎曰道藏本今本是今據刪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盧文昭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有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殺天子也○盧文昭曰凌本作以成

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遐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割疆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偃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義而改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慎案詐僞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天性爲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藏本同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盧文昭云凌本正作而顧廣

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故周之奪般也拾遺於庭使般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慎曰乾道本道作

道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遺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慎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心二字能立道於

往古。○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盧文弨曰：其備足以必完。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治世之臣。

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

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當有脫字。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

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

金石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慎曰：己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己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

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慎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

而行。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

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少，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傲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天下無不發。○先慎曰：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亡邪人不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而盜跖止。○王先謙曰：王先謙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或曰：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先慎曰：拾補瞋作瞋，虛文召者是。莊子說劍篇：瞋目而誤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據補。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盧文弨曰：服虎而不以桀，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桀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盧文弨曰：特凌本作持。下有土字，誤。依上文當有弱字。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先慎曰：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盧文弨曰：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

職通賁育之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開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弨曰：馬，凌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凌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妄作忘，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錯其剗，先慎曰：藝文。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

失矣。○先慎曰：藝文。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守上有而字。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先慎曰：此危篇云：誅於無罪。使 偃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

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善用承此。以法教心。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

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

而動。隨繩而斲。○先慎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

曰：因簪而縫也。說文：金部：鑽。可以綴著物者。簪。卽鑽之段字。亦或作攢。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播。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播。傳寫因誤爲攢矣。 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

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 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

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

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

侮人偷取。一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取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慎曰：乾道本不奉行。今依趙本。則燕不用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慎曰：德極萬世矣。蔽當作被。

夫人主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先慎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得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先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

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馮校添以尊二字。持。張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

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慎曰：御覽三百引右左互易。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

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為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

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談彛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

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慎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己。○先慎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

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

之內。○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斷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

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即至字。誤而覆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

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鈎。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

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

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弨曰：少，凌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慎曰：乾道本畢作。今據治要改作畢。泰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

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要歷作措。上無忿怒之毒。先

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先慎曰：治要注。上下交順。文弨云：撲凌本作順。今據改。以道為舍。故長

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君之內謀。故曰內儲。皆謂聚也。謂聚其所說。皆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先慎曰：卽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

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為臣壅塞矣。若訓為直。則與下文不合。二曰必罰

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慎曰：責下。謂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六曰挾知而問。知。先慎曰：下文七曰倒言反事。或倒

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聽有門戶。則臣壅塞。然則為臣所塞。○先

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本提行。今據改。

慎曰拾補壘改壘盧文弨云後凡壘字皆本作壘先慎案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無不見此譏廣折云今本說下有在字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下衍有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為也先慎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注虎上行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趙國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卓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般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先重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卒鞅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卒鞅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而人不救則以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盧文弨曰成歡後詐讓荀子解通用禮記樂記鼓擊之聲驩注或為歡驩為馬名本字孟羊作驩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皆以驩為歡樂字驩歡譴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驩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視注引成作

戴誤說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昭曰注管仲知之故斷死人治見下說。國常嚴禁人之厚葬。嗣公知之故買胥靡。靡逃之以一國當必罰有胥不用命者戮其尸。靡亦知國當必罰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設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今據刪。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故越王焚宮室。救火以驗人之用命。於而吳起倚車帳。賞移轅者欲示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之故式怒。詭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據補注趙本詔作招。昭侯知之故藏弊。○先慎曰弊。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是以效之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為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鱧明之也。下文云鱧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參。則人臣能得一責之。其說在索鄭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盧文昭曰注混商當是混同。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以搆三國。此盧文昭曰注申子為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最。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盧文昭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而應侯謀弛上黨，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使人問他，則不驚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而戴謹詔視輜車。戴謹欲知奉筓，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響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者更使視輜車。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響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先慎曰：乾道本注於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願廣圻曰：智讀為知，下同。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先慎曰：乾道本注於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伴亡以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實。○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情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下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盧文昭曰：注陰情，譎陰懼。下皮乃使少庶子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西門豹詳遺韓，謀遺其轄，欲取愛御史亦誤。下皮使庶子伴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西門豹詳遺韓，謀遺其轄，欲取盧文昭曰：注詳譎伴謀願廣圻曰：說詳伴詳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膠豎。謾，謾膠豎，知君疑也。○先慎曰：乾道本

今本穆作穆先慎案穆字是。下文亦作穆此誤今據改。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君逐所愛令。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

倒言七右經

一。○盧文昭曰。凌本。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四篇無專字。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先

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昭云。賤凌本作踐。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

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慎曰

下有人字。盧文昭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一人不能擁也。○顧廣圻曰。擁當作壅。故將見人主者夢

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

灑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

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

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先慎曰。趙本注不

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

涉上文而一曰。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昭曰。哀公問

曰。○王涓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為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

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虛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俞越

耳。藏本改。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

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

壇場大水之上。上無遇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王立之焉。有聞大魚動

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致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

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

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

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則誠有疑

不。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



先慎曰。乾道本纂上  
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

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

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先慎

云。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

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

爲爾請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以上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慎案。此與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

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

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

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

事韓子傳。聞。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先慎曰。乾道本連。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

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先慎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

廣圻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何惡不言

衛嗣君○先慎曰君當作公嗣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為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重如耳愛

世姬○顧廣圻曰荀子注引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引壅先慎曰荀子注乃貴薄疑以敵如耳慎曰

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尊魏姬以耦世姬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先慎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謂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慎曰此下必坐上也○盧文弨曰凌本作

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即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

不使賤議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為偏得其意而失其真矣注不可讀盧氏據之亦非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先慎曰言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虛文弨曰注兩愛共謀愛誘受嗣君之壅乃始○先慎曰言

足無不有鐵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

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

以字盧文弨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顧廣圻曰魏策恭作慈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謂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二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聚御覽引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永明九年策對曰無有牛馬犬

虞嘗有人此者乎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當為曰之譌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補太作大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慎曰乾道本法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

法今據改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

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先慎曰乾道本連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儒故人多溺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虛文昭云故字脫藏本子必嚴子之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作

刑案當作刑下無令溺子之儒故子產死虛文昭曰故字衍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

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虛文昭曰今左傳作藿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藿作藿李義山詩直

是藿為古文也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

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謂不修春秋也。此所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顧廣圻曰。春秋經。僖公三

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為草之鵠。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

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尚未誤。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藏本。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

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盧文昭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般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慎曰。初學記二。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

掩人。○先慎曰。初學記引。播作播。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

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先慎曰。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一曰。般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

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為羈。一曰。般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

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誥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先慎

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有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先慎曰。乾道

有字。今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先慎曰。依上。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

據刪。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故能治之。

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

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也。重輕

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

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俞樾曰。不至當

能無罪而○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俞樾曰。不至當

不生亂也。篇曰。輕者不○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其水。極

廣圻曰。離讀爲籬。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

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

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並無設禁。壅離人離水之義。且設禁。壅離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

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籬。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

曰。俞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

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則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

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

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

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

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

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

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以賞謂事急不及與

賞也詩江有汜擊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存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救火者盡賞之則國

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作罰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慎曰趙本令下未遍

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成驩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為唐王太仁太不仁人王曰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

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謂曰安對曰王太仁於薛公

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

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

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

大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

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姦篇所謂為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

兵以聚邊境而制敵於內薄者數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

內大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

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慎曰趙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

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

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慎曰。上兩下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先慎曰。各本

百二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

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

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慎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

胥靡。可乎。○先慎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先慎案。策作贖。一胥靡。是有一字。是今據增。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

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

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道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先慎曰。如字涉上。文而衍。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昭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吾欲伐吳可乎對曰

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欲下何不試焚宮

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慎曰

死者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先慎曰趙本降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昭云走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

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昭曰甲兵藏本倒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慎曰事類賦而令之曰有能

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慎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

據改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而令之曰有能徙

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五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

十七引並無此○明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

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

的○所射質○先慎曰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慎曰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的○藝文類聚引的作狗



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

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讎。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

氣故也。○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光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

據改。一曰：提行。今依趙本。越王句踐見怒讎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讎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聞之曰：讎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

者。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吳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

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

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盧文弨曰：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

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弨曰：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嘽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嘽有為嘽。而笑有為笑。今夫袴

豈特嘽笑哉。嘽笑尚不妄為。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嘽笑相去遠矣。○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

吾必待

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先慎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補。

鱧似蛇。○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鱧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蠋，漁者握鱧。

○先慎曰：說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鱧蠋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為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也。○先慎曰：鄭即韓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

○先慎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誤。北堂書鈔引與此文。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慎曰：御覽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刪。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池、願、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入函谷。王上當依策有秦字。先慎。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以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弨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下脫。吾字。凌本皆有。臣故曰。王講亦悔。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盧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尚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盧文弨曰。策作無為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先慎曰。口即圍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已。廢上黨。葉。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先慎曰。口即圍之古文。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弛易之矣。○當衍。弛即易也。不容覆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顧廣圻曰。易字。五庸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立有閒。○先慎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亦作有。無以詔之。卒遣行。不測其由也。俱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命。復亦不信。故

不敢為姦。○盧文弼曰：注復字，藏本作反。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為  
凌本作返。先慎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為  
我伺之。引韞作韞，下同。荀子解蔽篇注：使人報曰：荀注人作者。不見韞車，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  
史受筥，令伺奉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今據改。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

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  
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先慎曰：屎，經作矢，是也。御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

懼其所也。○先慎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所  
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  
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為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慎曰：御覽三百七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先慎曰：意林作

注與此同，是馬氏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下有臣字，誠作  
所見本已有異者。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下有臣字，誠作  
顯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  
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願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譬之俞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使者報昭侯問藏本有之字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

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而吏

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

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帖十四引主作王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

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

君爲神明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

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

愛御史盧文弼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以如御史陰情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

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誇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偽誇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為證樛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樛留也今本輒改為衛樛甚

渾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弼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

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談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俞樾曰此本

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

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顯廣折曰藏本作誠信不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

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慎曰愛林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盧文弼曰與字

與關吏乃翦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為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

便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關市因緣得道關吏而與以金嗣公為關吏曰○先慎曰拾補為改為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路之以金亦非元文嗣公為關吏曰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

乃大恐御覽八十二引爲作謂吏作市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嗣公爲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廢。○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趙本：刷作尉。盧文弼云：藏本作刷。凌本同。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祗夜語之見疑。寧懷馭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今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尉。尉字為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寓。見下文。刷今本作尉。誤說文。刷本作馭。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按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下文胥僮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弼云：夫妻。舊倒。



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虛文昭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牛、此牛字譌。後同。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司馬喜告趙王。○先慎曰：呂倉規秦楚。○先慎曰：下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鄭古字通。○喜作意。○先慎曰：呂倉規秦楚，作秦荆，本書並用。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郗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殺老儒而濟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先慎曰：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旬有誤。先慎案：尸字藏本今本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昭文公髮繞豕而穰侯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廩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宜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入字。今據刪補。伴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獫而鄒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先慎曰：說作席。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

另標廟右經  
攻二字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賞罰者文。昭云：凌本運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

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先慎曰：本刷作尉。誤。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顧廣圻曰：此下下同。說見上。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弼云：本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

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

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也。○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燕人其妻有私通於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好字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引作季。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先云屎。○先慎曰：乾道本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始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也。○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魯三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顧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執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

隅而入。○先慎曰：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逐當為遂。誤之下，常有齊字。

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改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越曰：爾雅釋詁，攻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為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曰：藏本

內齊軍於鄭也。○先慎曰：鄭即韓。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

以自重也。○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

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語之譜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慎曰：以上常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

條。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

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

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先

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灑。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

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霑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

例一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

濟陽君三字。顧廣圻

云今本不重濟陽君。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按此當衍。今據刪。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鶯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鶯。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謙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用賢云。此以下近本俱脫失。今從宋板校定。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顧

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先謙曰。為當作若。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

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謙曰。王言

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再有美女二字。近王甚數掩口。王悻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悻作勃。誤。劓之。御因揄刀而劓

美人。○先謙曰。御下有者字。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八。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

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先謙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文文法一例。戰國策正有之字。明此脫。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妒也。因為新

人曰。○先謙曰。為與謂古本通。趙本及御覽三百六十七引作謂。後人所改也。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

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弨曰。己字疑衍。願廣圻曰。戰國策云。妾

知也。先謙曰。己即人己之己。不己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為是。王強問

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謙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

三人坐。坐但掩口作掩鼻。悻然作勃然。末句御作御者。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可當作亟。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

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昭曰：殆當作

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尚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

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先慎曰：為猶相也。上文季辛與爰驚相怨，句法正同。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

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

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

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顧廣圻曰：廐當依上文作廐。主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

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

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藜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



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藜之山名掘藥也實聞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

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謙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

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謙曰解和也本

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先謙曰各本黍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黍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

之甚多○先謙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顧廣圻曰竄當作窳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

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

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

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謙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謂下同曰女欲寡人之

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謙曰各本無臣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補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今據藝文類聚刪改。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者乎。○先慎曰：乾道本待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也。邨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雜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

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公曰：善。乃召其下

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謂召其次也。藝文類聚引正無堂字。今據刪。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平公曰：

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

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韓非子集解 三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勝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

○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慎曰：此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

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

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廐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廐於朝。○先慎曰：即韓政見韓策。韓廐走君而抱之。

○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廐作傀，同字。哀公即世家之烈侯。世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廐而兼哀侯。○顧廣圻曰：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驢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篤。資費仲以玉版。家訓音辭。穆天子傳音諫爲問。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問注作問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問凌本遽改作問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

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伴通。荆以

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鈕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其意。○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渭曰。榮當作

足爲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盧文弨曰。後漢書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

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

六人太少。即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齊。楚王謂干象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于字字形相近。而誤。吳鼐云。宋槧一卷

楚王謂干象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于字字形相近。而誤。吳鼐云。宋槧一卷

中前作于後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上相字衍。干象曰。前時王使

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

五年而能亡越。引亡越作盛之。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字疑昔。脫其半。令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

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王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

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

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案。乾道本脫欲字。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十八。五百六十八。引作。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欲伐虞虢。今據補。

榮常作榮。

榮常作榮。

榮常作榮。



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先慎曰乘隱云外儲言明君親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透弘其行身也離世○王先謙曰弘與閱同透弘與下迂深閱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

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曰用張榜本作無案用當作忠明君聖主

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為關相對為文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

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慎曰儀準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

以言有織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良惠施宋餅墨翟也論有迂深

閱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

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陳駢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曰務光下隨鮑魚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衍文

不當有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饋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讎。○顧廣圻曰：讎當依說作讎。取庸作者進美羹。

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趙用賢曰：如皇壘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瘠實而吮傷。○先

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瘠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王先謙曰：下然然先王所期者利也。然下二十二字無所用者

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社。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

今乎。如是不能更也。○先慎曰：如是以下。鄭縣人得車厄也。說作輒。先慎曰：厄即輒之通借字。案衛人佐

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今據補。卜子妻芻弊袴也。○先慎曰：乾道本芻作寫。趙本作爲。虛文弔云。

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而其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

虛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先王之言有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

本無下說至。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

皆歸取度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名

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癢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託。顧廣圻

云：藏本記作託。今本作托。慕案說



作託墓俞樾云乾道本訛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墓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墓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由二十七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墓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墓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墓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木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申牟之民奔田圍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此三士者中章晉已叔向言喪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

民也○先慎曰中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王先謙曰繩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禮之二字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盧文弨曰周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王先謙曰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王先謙曰滅儒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盧文弨曰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綬今本緩之作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責厚以耕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

親位下通○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位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澁古字且為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不奉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常有且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與去揜弊微服藏本同今本去作夫按說

不見此事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麇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讓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隴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隴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隴，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從文衣之媵七十人。○先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輯以羽翠。○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此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張本有吾字。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

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百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知。築者知倦。其謳

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盧文弨曰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

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先慎曰乘下

右御治工。○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趙本言王曰。○先慎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

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上無今字。顧廣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先慎曰各本

九百五十七引改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微巧。王

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微即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請為以四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本無客曰二字○先慎曰乾道字亦誤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慎案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弨曰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為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削○先慎曰王曰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曰臣請以讓為已○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見之○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今據補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人間訓先慎案顧說是今據改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先慎曰顧視也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讓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先慎曰：張榜本常作警，下仍作常。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逗說讀如悅。不度以功。○顧廣圻曰：句絕。譽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虛文昭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曰：意林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虛文昭曰：莢，譌。下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曰：髮本作髮。玉篇：髮，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髮漆。指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筴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莢其上而觀。○先慎曰：加莢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先慎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

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罄是罄。倪同。義說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罄作觀。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

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陳仲子。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穀開先生之義。不恃

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盧文弨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引作穀。有巨瓠。案樹

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對。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以爲也。屈穀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顧廣圻

衍。而任重如堅石。○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則不可以剖而以斟。○顧廣圻曰：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

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有。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恃下有仰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為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慶卿也。慶卿謂匠人曰：屋太尊。崇也。藏本太作大。匠人

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

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

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

本無以直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直下有以直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直字。此益尊。匠人誦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

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

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也。且，睢同字。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櫜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然。誤。此皆范且自謂不應有曰字。伏櫜一日而蹈弦

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先慎曰：工窮為之。於詞依且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

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者，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

能達。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乾道本以下皆誤。以范且提行，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為虛辭返，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返，其無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爲范且虞處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麀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戴。然至日晚必歸饒者。麀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

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

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三字。張本從夫墓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子長而怨。曰：先慎。子盛壯成人。曰：先慎。其供養薄。曰：先慎。父母怒而

諂之。○先慎曰：以。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

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

上當有且字。耘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字衍。耕句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願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願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復埒不可通耳。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弨曰：調疑周。先慎

文不周於爲己。即其證。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顧廣圻曰：公當

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補據。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慎曰：左傳作蔡，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也。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顧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賈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楊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字。盧文弼云：有下脫為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弼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即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人問曰：將軍於若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人問曰：將軍於若

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衍。藝文類聚引作吳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世家六國表又作鄆吾漢常山郡有

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梯○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

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韓子當作刻人疎其

即述字也述繪文作速此變作疎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上寫者依今字作述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

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黧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黧下有黑字

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

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君捐之四字今據補○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弨曰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字盧文弨云選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尙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慎曰：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

擲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擲作攬。王渭曰：魏書古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盟於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可。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誤。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正作象吾故袴。今據補。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袴麾之。烏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襜褕謂之。顧郭注：即把僕也。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乙。作卜。是以下為姓。今據改。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毒字。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睡之一日。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睡之一日。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睡之一日。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之。○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先慎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顧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曰，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白孔六帖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舉燭者，尚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尚作高。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

市。○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王登為中牟令。○顯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盧文弼曰。中牟二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

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弼曰。呂

作非晉國之故。顯廣圻曰。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弼曰。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顯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先慎曰。一本錘作繩。盧文弼云。繩與前同。語難解。顯

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錘繩皆垂之誤。國之錘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

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

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腓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唐倒文。當為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己字。恐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顯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顯廣圻曰。中山

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

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

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

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

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

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矣。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

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己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先慎曰：忠

下當有一曰。

二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俎豆不大，鍾鼓筦瑟不鳴，寡人之當有罪，字事上當

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篇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亦作子之任。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

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

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曰：未詳。趨而諫曰：

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盧文弨曰：下

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

不作為食之誤。服戰，鷹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先慎曰：少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也。○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為不盡，不盡即不進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為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作盡。又作騶。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

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

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慎曰宜字涉下文衍。睡不

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體也。全也。周也。是圖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園水園。○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君患之。問左右。左

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是。先戮以莅民

也。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

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



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子之術而廢子之謁，其行

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

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

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

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

文不備。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御。顧廣圻云：藏本

食今據改。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而待，御覽四百

今據改。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先慎曰：御覽四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多不同。○顧廣圻曰：魏策云：天雨，餘先慎曰：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

而失信，吾不為也。○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子隨之而泣。○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斃妻。

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無之字。今據補。適作道。誤。曾子欲捕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

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

要作今。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今據改。非以成教也。遂烹斃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五字。與上有以字。戒作。飲酒醉過而擊。本擊下有之

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虛文。昭云：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交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

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交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

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

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

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

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為關市。○先慎曰：惠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

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跼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用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

而誤先慎曰：危譴為跪足也。詳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

不知。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屬作駘，注同。說文：屬從膠，音喬，聲是屬為

正字。諸通均別。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

字說作躄，古通。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

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讎不忠必危矣。

注：危必互倒。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冀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

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貞白，簡主

罕虎罕達，公羊並作軒。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貞白，簡主

之相陽虎，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蔑霸。哀公問一足者，也。公曰：其信一足，若何？曰：夔反，夔惡心，然所以免禍。○盧文弨曰：注然所

以兔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昭曰：注

自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如

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聽左右，魏

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也。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壁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阴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阴者兒不恥

慎曰：乾道本注，謂以下子綽左右畫也。左畫圍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去蟻驅蠅，以

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愈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注，先按說下說作。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文昭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

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先慎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

粟。（御覽妾作妻）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常即此條佚文。

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

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

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

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而簡主以為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注二人譌三人。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子

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

虛所見本亦有此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此藏

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虛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

今據補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鄭令其姊犯法，趙本注姊譌妹，下無矣字。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賢。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

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

右經脫今依例補

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誤。阴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阴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昭曰。藏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阴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

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謂者行步危。故曰阴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阴足者。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則足爲阴。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今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藏本。今有徒字。按依注。當有今據補云。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

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虛文。昭云。張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與曩之孟卯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顯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

卯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顯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

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

卯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

卯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疑爲之奉二字之譌。養之以五乘。文義未備。乘下脫之奉二字。寫者妄以將軍補之。注遂因譌字作

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

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

躡。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躡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騰，形相

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躡作屬案。躡躡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

尸。古文作顯。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跲躡為服。釋

文。李云：麻曰履。木曰屨。屨與跲同。屬與躡同。是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此乃錯簡

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子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驂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

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

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

國柄焉。虛文。昭曰：張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一引作飧。四百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按句有誤。孫貽讓云。用當爲周之誤。兌讀爲陞。

謂六途也。陞。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陞焉。韋注云。陞。六陞也。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陞爲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於王國爲都鄙。不在六途。而云攻周。途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途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爲攻周之途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蹤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

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

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

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乾道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



二引曰上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

有對字○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上當有上字○顧廣圻曰君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

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曰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

學記引作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

字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盧文昭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

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

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襲係解

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禮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異文○左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

慎曰易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盧文昭曰此條當連上先慎用

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哀公賜之桃與

黍。哀公曰。○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篇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

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

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蔬之下。是

從上雪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先慎曰趙本屨履作履履下注。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吾將何履以履之。○先慎曰

無美屨以履之也。○先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

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費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妨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馬。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

患字。今據藏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

主。○盧文弼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去仁義者，上所以勸

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勝者必殺

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善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

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善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補。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儒者以為善義，

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弼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因學紀

本上文。正作鉅。虜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

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

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別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則經作朋案說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尙有所

盧文昭曰狗盜象狗以入危子曰上當有則字危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人家故後有尾舊注非終故云然注亦非俞樾曰疑注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云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盧文昭曰廢疾之人上給其

終爲冬則不可通矣則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先慎曰御覽六

百九十四引作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蠅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

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先慎

乾道本請上有謂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謁先慎案謂字衍文御覽引無謂字意林作君無聽人有請經注作君勿聽左右之請並無謂字今據刪因能而受祿曰意林

授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君字趙本下官字作君按

韓宣子○王澐曰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爲多與之。○先慎曰爲字一本作與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條○顧廣圻曰此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管仲二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弦商。勿虛文昭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

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俞樾曰：仞當作剏，謂剏造其邑也。作仞

慎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即舊注所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盧文昭曰：武威子之譌，新序作威。顧廣圻

本俞氏失考耳。廣雅訓詁三入得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云：呂氏春秋作剏，先慎曰：盧說。是管子亦作

威威有宿音。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作王子

父，晏子春秋同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墓碑。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

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獻伯

先慎曰：藝文類聚。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

六十九引獻作懿。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賁

補。叔向往賀，門有御。顧廣圻曰：此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

食禾，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

與此異。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趙本作多，今據改。御覽引

多字亦非。以向者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

焉。夫爵祿旂章，藏本作旂。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謂曰。循當作脩。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以絜私名。獻伯之儉。

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譌。又何賀。○先慎曰。此下當有孔。辭故可與也。文有脫誤。當云可與言不可也。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慎曰。三歸。壘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為取三姓女。非曰。臣富矣。

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日。管

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棧車也。○先

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為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旅。盛餅。當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

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四。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 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

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虎抵罪於魯。皆

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粗黎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粗梨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

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也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

伯子可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公曰非子之讎也也猶邪古通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

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先慎曰乾道本趙下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及武死各就賓位武之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

私德若此也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

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顯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

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有虛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說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虛文侯問答犯蓋往事傳聞不同要以韓非為近古其讎以為且幸釋

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並作迎今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

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虛文昭曰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今據增改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

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夫○先慎曰：不當作曰。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而獨忠於主，先

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

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為鄴令。○先慎曰：各本為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虛文昭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

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先慎曰：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綺

邑。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乾道本能

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卷十三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顧廣圻曰合當作

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雖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

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

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

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顧廣圻曰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獲不乘

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顧廣圻曰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獲不乘

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薛公知之故與二變博○盧文弨曰疑樂

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關妄入宮掖也讀若關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

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關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緣

聲學從緣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學也其體上曲學拳然也易中孚有孚學如一本作學是樂學二

字義通故本書段樂為學蒼頡篇學一生兩子也說文學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

樂為學段借仍當以雙生訓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作焉

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

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

二入主者利害之韜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

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患在國羊之請

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

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作羊是改從今本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茂，茂同字也。古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  
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  
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

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  
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  
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  
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先慎曰：乾道本粟作粟，誤。今據趙本改。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倉無陳為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府無餘財而衍。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已與二弟爭民。乾道本無

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為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彊，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

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今依拾補改增。君重斂，而田

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廣圻曰：秦

當作齊周遍也。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

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苞。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詩曰：謳歌正作苞。惟此本以謳苞為韻。苞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為正。記載：詩曰

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歌當作歌舞之。故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

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

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

擅愛之臣。與下文禁。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

亦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

今據改。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相對為文。上云託車輿之安。即其證。或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六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昭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曰各本

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

時作爲據御覽八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先慎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改。

五八百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

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

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

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以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

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

曰：論衡非韓篇，喬作譙，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

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

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先慎曰。北堂書鈔。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喬也。○先慎曰。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為薛公，薛公患

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之當作令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

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

○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

張本有。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

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

斯字誤。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

今據改。翎作翎，下有焉，斷其下翎五字，今據刪。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

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俞樾曰：知

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文匿與意，臧與行皆相為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志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曰。田子方。○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

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慎曰。乾道

本有今據補。張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爲。拾補

作異。今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

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

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盧文弨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

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為引矣。蓋因客說宣王。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

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薛公

昭魚曰。云云不同。



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昭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

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

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盧文昭云一本有見字今據補犀首為將於是日

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昭云日當作月今依拾補改王召樗里疾曰是何

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

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

字入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

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盧文昭云。乎字。凌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昭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

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

曰。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

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

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閭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先慎案。虛顧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閭。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齧

之也○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字齧齒也齧噬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

藝文類聚引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狗上有猛字有狗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也荷子外傳多言自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爾有道之士

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

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

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

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有之案安同字察即察形近譌又案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

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即其證今據顧校刪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

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

無壘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

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

管仲曰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慎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

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於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顧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

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荊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荊門也。說文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司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弨曰：尙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

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孫

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荊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

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爰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

舉爰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後有儲主而不屬。矜

矣。○盧文弨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矜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慎曰。御覽六百。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先慎曰。窺與篠同。荀子賦論。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

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

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

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

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先慎曰：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誚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曰。○顧廣圻曰：謂當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

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案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爲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讀爲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

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

堂書鈔三十九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慎曰：壺當作甕。生肉不布。○先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慎曰：言不獨食。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先慎曰：功謂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

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弼

下有伐衛。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取

五鹿攻陽勝。統。即陽繁勝。統。未詳。伐曹。南圍鄭。反之陣。○王潤曰：呂氏春秋。反鄭之陣。高注。反覆。覆鄭之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

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為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衝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虛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

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

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故曰共操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驅湯及至騶趙飲遂不能制

子罕為出處○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

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倍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

仁下作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



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盡死力，故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苑，以救飢人，非忠君，故昭襄知主情，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昭王以為無功，受賞因止也。

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為誤作達。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顧廣圻曰：藏本上作王，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比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而居者不顯，故潘壽言禹

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先慎曰：拾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吳章知之，故說以伴而況借於誠乎。趙王

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譌。吳章知之，故說以伴而況借於誠乎。趙王

惡虎目而墜明主之道。○王園中虎目而懸之，左右或言平陽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

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自鷗自。如周行人之卻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是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

張榜本，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則國治也。○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正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牽馬

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不覆出，此當衍其一也。惟

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

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威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

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顧廣圻曰：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蓼革沖沖，傳革轡首也。革即鞮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

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先慎曰：各本擲作機，拾補引孫詒穀云：文選琴賦注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擲。先慎按：說文擊一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文。人主又安能與

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服習之。故成也。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

彘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處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處用威懼焉。盧文昭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證。此作

闕訓同。並誤。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昭

曰：造父爲齊王駙馬。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先慎曰：說文：驛。雖造父不

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

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

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處逸

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處逸

出於寶中。○先慎曰：逸當作突寶。溝寶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昭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

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

常為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入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其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

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

國語齊語，訾相其實。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夫非

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

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慎

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

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

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

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

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

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

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蔬菜橡果

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

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慎曰：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

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棗栗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篇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棗栗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

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

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粟足以活人請  
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曰○先慎

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

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曰

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昭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

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

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

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

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桓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游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

所使之○王渭曰之字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

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

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談本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

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屠毛。甘陵縣本名屠素隱，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

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先慎

關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關。顧廣圻云：今本關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慎曰：問

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

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作壓。誤。按：為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為字下屬。讓于嬖反。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

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

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拾補作

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始顧廣圻云：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始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禡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禡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禡。按：此未詳。先慎按：禡是

本禡作号旁。藏本又禡為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先慎曰：佯愛人，皆當重一。故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二字形與。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天子之號。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

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動也。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

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

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論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先慎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顯廣圻曰：推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而二字倒。轅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曰：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盧文昭云：張本有。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昭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為戮。而

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

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

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顯

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即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

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顯廣圻曰。罷食。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

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

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

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

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文昭云。張本。作至。顯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

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

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掘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

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慎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

改覽引下令於民曰○盧文昭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丈夫二十而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

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

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音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為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乃挑類水鄭讀挑為濯詩大東篇挑佛公子韓詩佛作耀爾雅釋魚蜃小者挑衆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

舊注不知挑即覆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桃拾



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誣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

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荀且偷取多獸後必無獸慎曰先

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當作焚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慎曰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

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

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

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

本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詐敵萬

世之利也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

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願廣圻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馴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其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其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聚二字。東夷之陶者。器苦窳。○先慎曰：惡也。舜往陶焉。其年。而器牢。○先慎曰：聚

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願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願說是。上文耕漁。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

從趙本。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

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盧文昭曰：而張本作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韓非子集解 三 離一第三十六 七十九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

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

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其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字。○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字。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

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盧文昭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

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

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

觀移於上，而虛顧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

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先慎曰：言使民從己之令也。乃躬親，不亦

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

作矯，外儲說右。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驚云：榜繁矯直。○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

管仲有病，上今依趙本提行。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

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

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惟人肉未嘗，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子說見十過。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願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聞

字。先慎按：聞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

也。管仲卒死。○先慎曰：桓公弗行。盧文昭云：張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

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

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

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盧文昭曰：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且有虛文。昭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城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

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

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使去豎刁。○先慎

又至。曰。○先慎。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



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勇犯有二功而後論。」和氏云：「然猶兩足斬而

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也。○顧廣圻曰：弊。讀為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為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敎。先

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敎。案敎即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

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是無家字者。非也。

顯說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

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者也。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

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

也。知氏灌之。白鼈生鼈。○先慎曰：乾道本作曰鼈。生鼈。拾補曰：作穴。虛文。昭云：穴。鼈。本作曰鼈。藏本作鼈。顧廣圻云：今本作曰作穴。鼈。作鼈。按：此當依趙策作白鼈。生鼈。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曰龜生蠶蓋本於彼也先慎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

按龜與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顯校改云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為入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

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云藏本今本于下有失字今據補為入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

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是非君

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昭曰除當作塗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

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

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

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

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

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弼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此為兩過。謂諛先慎曰：顧說非為謂同字。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為亂。句絕。下

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千穆公。由為虜。千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

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而小臣不行見。先

慎曰：行。小臣之忘民也。○先慎曰：小。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是故

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

折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筭之役。晉代齊也。靡筭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

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

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

可二字耳。顧刪則字亦非。乾道本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

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是一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之謗，而又生徇之謗，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助

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之過，今郤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

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曰：外儲

說左下。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願廣圻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願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

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

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注：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誦乎民萌。令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闔而不知術也。故曰：管

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也。○願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

也。事見魏策。舊注誤。其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

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昭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

身死。減食之患。身死。即指潛王而言。明手為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鄴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慎曰：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先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顧廣圻曰：造圻曰：造讀爲釐，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顧廣圻曰：藏本且作。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

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劫下有其字。據。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本善上

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遣

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遣

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遣

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遣

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為恥，君子以遺義為恥。使

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

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

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

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先慎曰：各本孟作豐，作鄭。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用師取耆及邾，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邾。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

明年伐邾，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莒，誤。鄭他書又作豐。先慎案：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

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

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緝，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諸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管仲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爲虞也。



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盧文弨曰與或改而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百長失

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口不葬○先慎曰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忘亡盧文弨云亡張咎犯極諫故使得

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

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

父優俳優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

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為宰以于湯由為虜以于穆公也雖一篇

此一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顯說非改從藏本今本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

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以

有以字。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下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

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有難字。誤。必

不背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

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弼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

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且下。然為湯武與田常。未

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

趙本遺。作慮。誤。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慎曰：雖當為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虞文。弘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文。蟲流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關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荀且也。○顧廣圻曰：語言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通聽。合作聽。魏都賦注引李兌書曰：昔語辯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案蒲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鄧瑊《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為李克事。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舉古書之文而難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所引未全。此以補之。惟寃言膠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此李克書膠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網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寃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謂之寃。寃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寃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舊注釋為：無山林澤谷之利而苟且盡讓為佻偷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聽，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子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

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也。雖倍入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而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窶

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簡子

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犀

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輻。又臥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篇。免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趙簡子有燭過。小人之語。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本君不能用之耳。○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

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秋。兼國十九。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

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榜本玉作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

七。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圍衛取鄆。○顧廣圻曰。呂城

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

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

聞。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上云。嚴親在

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尙百

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一本百族之子。下有。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

矣。顧廣圻曰。人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

曰。藏本同。今本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乾

拾補作一。盧文弨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今本有行字。藏本今本有用字。今據補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

# 韓非子集解

## 卷十六

###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欄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欄氏論衡非韓篇作欄。是。按。氏是同。濟南欄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欄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欄氏子。○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寶不得也。○顧廣圻曰：惠寶，當依左傳作渭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寶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乾道本以

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也。○顧廣圻曰：藏本同。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也。○顧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始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君令而不貳者，則

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

後，按：復後互誤，生下常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

子之類，而後為真，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

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凌字不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盧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盧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

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昭云：世，張本。而悖不去國。○顧廣圻

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

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

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

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昭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

字。愛孽不使危正，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

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選。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

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

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

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盧文弨曰。紹。凌之本。作咎。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

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

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

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

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

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

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謬。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顧廣圻曰：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臣當作功。

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

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

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

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旬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按：旬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也。但如上雖修。非國之患也。○先慎曰：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則禁於

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

標。又譌作沐。與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形近因而致誤。

未虧德。形於輸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東。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閭作宮。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必作必。論衡政作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姦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

論衡政作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姦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

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先慎曰：乾道本

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

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屬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

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書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先慎曰：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曰。常張本。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作嘗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

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案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曰。王之料天下。伏同字。難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慎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

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慎曰。各本亦率作而從。灌以晉水。城

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

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具

之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

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

文。○先慎曰。乾道本連。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

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

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

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

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

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優也。○先慎曰。優。趙本。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

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

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

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

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憐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

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

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

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孫子君於衛曰句絕○顧廣圻曰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

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成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成聽朕言禹謨即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晉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魯不得誅

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為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

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為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為臣之禮。故得為其君也。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

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曰：乾道

本難作謂。顧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武身受罾

見喻老篇。而海內服。趙咺走山。○顧廣圻曰：咺當作宣。左傳。田外僕。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去

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

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先慎曰：伐下衍於字。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顯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

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

乾道本。敕上有救字。拾補無。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顯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

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

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敕上有救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

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

左傳。桓十七年。傳作。歷疑。此因形。近而論。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

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

怒之故。曰：懸怒。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褚作。褚。據趙本改。食龍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

拾補有盧次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

患。○顧廣圻曰：獄之。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變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

起禍。○顧廣圻曰：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公作公父。顧廣圻云：今本公父作子公。誤。先慎按：作子公是。上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

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顧廣圻

一。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先慎

乎下有哉字。盧文

昭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夥。○先慎曰：此下當依

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賤亦誤。公曰：奚夥。七術篇有對曰二字。夢見竈者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闕下無見字。拾補有。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疽。先慎曰：孟子衛策作雍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疽。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己。○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按：拾

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

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無下賢字。誤。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賢誠賢而舉之。六字爲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渭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

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誼。盧文弨云：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遠。先慎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日作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類賦三引霽作散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

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虛文昭曰張本賢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

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

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虛文昭曰缶疑正之譌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闕壞而為出字又因誤為缶也上文云

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虛文昭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

蟻螳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釀霧之勢而不能乘游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

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張榜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何以異。桀

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

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賢者用之，則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

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依此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

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

此隨舉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行也。炮烙即非桀所爲。顧說太泥。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力。傷民性言顧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慎曰：言匹夫

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

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

車。○先慎曰：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慎曰：治要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

一而變無數者也。○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今

本趙本補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曰。乾道本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

三十二字。夫堯舜文。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

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

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為堯之誤。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

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

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

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脫文。非是。先慎案。張榜本得下有設也。若吾所言

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

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為吾遂不可讀。乾

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為吾遂不可讀。乾

加參訂。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白孔六帖五十八引無與字。譽其楯之堅。物莫

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

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

何如。作擊子之楯。如之何。

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上當有反字。世之治者不絕於中。

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馱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慎曰：驥馱並千里馬乘而分馳。違背必速。夫棄隱枯之

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枯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楛。說文：楛，槩也。從木昏聲。今通用炊竈木之楛。文或從括。書太甲往省括于度。是也。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曰御覽

八百六十三引。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即游字。誤而覆者。以救中國

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

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慎曰：張榜本脫馬字。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

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菜作萊。顧廣圻云：今本萊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

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語意明顯。

釋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先慎曰：訟，讀為誦。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漸，沒也。音尖。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曰：說左上篇同。按：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

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慎曰：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先慎曰：乾道本今

昭云：令字。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諸說右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作屯，公孫非今據改。○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宜回無公字，省耳。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

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乾道

拾補。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効作效。盧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

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疆作。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

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王之教。○王潤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關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關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

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夫科身者，盧文弨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

當作知明夫利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身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

之實。○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

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與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

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

官，循名而責實。○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

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弨曰：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

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

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

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為導與下使昭

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後用新法後利在故新相反。○盧文弨曰前後相

悖。○先慎曰乾道木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木物作悖誤先慎案說文諄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則申不害

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榜本加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

至於霸王者。○顧廣圻曰七十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

實。○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遂敵危

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慎曰依上文武王死。昭

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慎曰御覽一百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慎曰各本一尺乃

成其陶邑之封。○先慎曰各本成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曰

御覽此亦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

張榜本主作其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

官。○盧文弨曰不當作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申

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竊本今本知下有弗字。治不踰官謂

之守職也。○可也。先慎曰：張榜本今本也可作。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云：先慎曰：乾道本是有不字。盧文弨

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卽是謂過也。意今據改。○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斬一首者。爵一級。

聽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斬一首者。爵一級。

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

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

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

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貳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慎曰：先

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

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疑當讀爲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慎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八方作當。乃誤。按在

明字當衍。○顧廣圻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八方作當。乃誤。按在

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

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

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顯光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千辛推侈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兜虎古今

侈侈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潤說見墨子非命篇

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

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非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

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顯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間世釋文

其主無毫髮之可問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慎曰投其所禪本作攬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慎曰趙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顯廣圻曰此晉伯陽○顯廣圻曰晉字

四秦顛頡衛僑如○顯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

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狐不

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

稽○顯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重明曰未詳董不識○顯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

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維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維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柏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頓字頓頓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先慎曰乾道

本無人字虛文昭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民字

顧廣圻云藏本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

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宛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

也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弨曰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慎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

威句此如鬻拳諫君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

之若夫齊田恆○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弨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顧廣圻曰未詳先慎

宣衛子南勁○顧廣圻曰未詳鄭太宰欣○顧廣圻曰未詳下楚白公周單荼○顧廣圻曰未詳先慎

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顧

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先慎曰若夫若夫后

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范蠡

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盧文弨曰為其疑倒下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

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為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

取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

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即釜復

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真方言釜自關而西

或讀之釜或謂之復明釜復連文此黼洧即釜復之通假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

相類故並以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

為身卑之喻○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而義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

不同○顧廣圻曰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先慎曰鄭無王孫王當為公之誤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先

慎曰趙本字作芋○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晉陽成泄○顧廣

盧文弨云芋誤○顧廣圻曰種隨少師越種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晉陽成泄○顧廣

下文智伯○顧廣圻曰種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之為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

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雖破國殺衆不難

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

慎曰其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并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圮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繼纏索之中。○盧文弨曰纏當作縲。顧曰藏本今本縲作縲。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為可以明法。○顧廣圻曰藏本無為字。按能字逗。便國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先慎曰數謂術數。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賸。○趙用賢曰賸音粹。貨也。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先慎曰。相為名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顧廣圻曰。相字當衍。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先慎曰。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為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顧廣圻曰。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

其主謂使譎詐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謂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為齊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主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豎然舉耳以為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為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上一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顧廣圻曰：人字衍。度其行三字為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啓方以書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姦臣聞此，鑿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構黨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說非。與外據巷族。○盧文弨曰：據張本作據。先慎曰：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權矯作權驕。顧廣圻云：隱正道。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行私曲。飭邪黨。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曰。乾道

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

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

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為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

病也。爲人臣者。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弋馳騁。張本作舉。撞

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

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羣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先

慎曰。史世家敬侯即位十二年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

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邵作召。古字通。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

內不涇汗池臺榭。先慎曰。此外不羣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猷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

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先慎曰。何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故二字。倒。臣作二。據趙本改。有

何故也。先慎曰。何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故二字。倒。臣作二。據趙本改。有

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文行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先慎曰。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先慎曰。無孽適子。無尊妾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談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秦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並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

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顧廣圻曰：句絕。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

勇夫。○顧廣圻曰：句絕。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

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寔。○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

當為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為壹者，張趙本改為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

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先慎

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

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慎曰：乾道本損仁逐利，謂之疾。○顧廣圻曰：句絕。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顧廣圻曰：

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先。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顧廣圻曰：

慎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為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

不便也。○盧文弨曰：句絕。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今有私行義者尊。○顧廣圻曰：私

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

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

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優笑酒徒

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

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蠱字，春秋繁露竹林篇。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

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

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

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臬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王先

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曲也。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屬戰士作戰士卒，而斷

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

奪。按：旬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畝，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女妹有色。大臣左

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罰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盧文弨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

顧廣圻云：制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職當作耿。

改。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弨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盧文弨曰：無字衍。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今

士大夫不差汙泥醜辱而宦。○先慎曰：句絕。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慎曰：句絕。賞賜所以為重也。先慎曰：乾

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使辟優徒超級名號

○先慎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

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任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

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為一句，上下文及此。化之以實，是

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弨曰：以求

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

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 卷十八

####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雖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也。知讀曰智。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顧廣圻曰：本書亡微篇。有暴傲即微篇。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盧文弨曰：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王先謙曰：整正穀善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趙本重愛字。盧文弨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為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慎案。必為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

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潤。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

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為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弨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

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盧文弨曰。思。張本作恩。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今續補。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官官治。○顧

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弨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

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

之業成矣。○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

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會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先

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一作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

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

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弨云：用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嚴愛之

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利而不聽。○盧文弨曰：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

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答

五字爲一句。子多善用嚴也。○先

慎曰：張榜本無故。母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

先慎曰：盧文弨拾補出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下饑。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

慎曰：饑。天饑作飢。非。先慎按：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饑字從張榜本改。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



曰人字當衍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凡賞罰之必者，仁與法相對也。

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顧廣圻云：今本心作必。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即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 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作惡。盧文昭云：惠字非今據改。 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顧廣圻曰：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 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感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今本改美為分。未得其字。 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死人也。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為之。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蔡叔。今作蔡叔。亦其例也。 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蔡誤作蔡。傳寫者又以意改為揆耳。

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四字為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 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

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躡於山而躡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閒訓堯戒。躡作蹟。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順讀爲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埴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盧文昭曰恐疑是怨。先慎曰虛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渭曰賞當作刑。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夫富家之愛子。道本富作當。拾補當作富。盧文昭云當字譌。今據改。財貨足用。則輕用。○先慎曰此財貨二字。乾道本富作當。趙本乙。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藏則誤。按雖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儒。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不誤。

今據 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

盧文昭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富有四海之內而

慎曰：民而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富有四海之內而

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君字，顧廣圻云：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作為拾補，為作以。盧文昭云：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

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

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

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故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

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慎曰：謂不遺故舊。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

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道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與上爭故不行其令。行惠取衆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

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

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

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為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悞。○王先謙曰：所字當衍。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為

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

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

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

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聽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

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與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先慎曰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

文當有（不可以為法）顧廣圻（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

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華角赴河（顧廣圻曰未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

士（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故人主之所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智士盡其辯

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下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先慎曰乾道本土下有能字盧文弼）

本無下能字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本博下提行）

此衍今據刪（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

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慎曰而）

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曰所字衍）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情大貴文學以疑

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鈺（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措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鈺不相稱適也）顧

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斤二十人）人擅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弼曰荀子議兵）

會矛今本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詳墨子閒話）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弼曰荀子議兵）

百里顧廣圻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干城距衝○先慎曰乾道本衝上有衝字顧廣圻云曰奏讀為湊折之衽席之上即其義先慎按荀子強不若堙穴伏囊○王渭曰強國驚楊注引彙作囊按彙國驚楊注引無衝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

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銚以學為銚也即推輪也上古廢鑿而轉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同注即椎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椎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子之教也亦當作椎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椎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禁藏篇云推引銚轉以當劍戟即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盧顯說非

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椎下同先慎法正同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顧廣圻義見上

今本非下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趙本作也亦可寄法所以制事○盧文弨事有也字誤

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先慎曰乾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顧廣圻曰藏本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耳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耳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先慎曰乘無半義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病也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

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藏本：人之不事衡石者，曰：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盧文弼曰：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即私之誤，而覆者官不敢枉法，據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於，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於，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情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即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情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勸尤其體，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

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盧文弨曰：為能  
本下亦當同。先慎曰：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人。依上文誤加。淺不為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  
乾道本作爲能。不誤。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或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  
必詳事。○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  
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同。○顧廣圻曰：藏本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有力勞二字。盧文弨云：力勞二字凌本  
無。今據刪。顧廣圻云：當作故。智不勞力不用。與元本不合。非是。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盧文弨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  
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

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云云。不提行。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驥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  
人。今據張榜本趙本改。○先慎曰：而猶則也。而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

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古通用。見經傳釋辭。○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倭。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也。孫詒讓曰：驕當作橋，謂橋君

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擢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即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倭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

得為譽矣。橋字又作矯。《荀子楊注》：橋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

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為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為美名可知。此下以

受譽指時人而言。指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士之君至此皆刪去。明主之國

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臣字先慎按：有臣字是。今據補依下文也。上當有者字。重臣者言

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不當作必。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弨云：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

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

天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

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毀譽一行而不議。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

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絕。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禁誅連文，茲劫弑臣篇云：以禁誅於己也。不害。○先不害，即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為句。功無害。○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為句。功不害。屬下為句。故疑有誤。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先慎曰：此謂一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為。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賞罰隨之事，曰諷諷也。諷定而怒，即下揆伍必怒意。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賞罰隨之事，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成敗有徵。○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况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况於懸乎？○顧廣圻曰：智當作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顧廣上文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

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

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先慎曰弟兄任吏責

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也貳適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盧文弼曰籍讀為藉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

文弼曰擁當從土旁先慎曰注權當為擁之誤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為句下文此亂臣之所因也即其證今

以亂字外曰畏外謂敵國內謂近習注非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顧廣折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拏下同孫詒讓曰

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孫說是帑不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為藉下同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先慎曰乾道本宄作充顧廣折云今本充作宄先慎按作宄

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為充滿故改宄為充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智者以

三節持之。○王先謙曰：鬻節猶上言鬻級節級義。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以謀多揆任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即其義。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

不制則下上。○顧廣圻曰：藏本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小不除則大誅。○王先謙曰

將尋斧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

不然而不行飲食也。而與其醫者以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

曰易見功而貴見罪而罰而詭乃止。○先慎曰：乾道本醫作醫見功作易功拾補醫字下旁注醫字易功

作易功亦譌。俞樾云：醫者蔽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見功是功。拾補醫字下旁注醫字易功

見罰是不醫也。不醫而詭乃止。可證醫曰詭之義。先慎按：俞說是。改從拾補。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

不用。○王先謙曰：不為臣下所輕易。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

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王先謙曰：若齊曰卷禍。孫

詒讓曰：卷當作養。謂養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隆大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鄒與魯闕。孫爽音義引劉熙注云：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門部云：闕，闕也。

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闕也。隆與闕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門部云：闕，闕也。

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隆聲類亦同。脫易不自神曰彈威。○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

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願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故其國治而敵亂。○先謙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盧文  
作是。按：句有誤。先慎按：作即亂之道。○顯廣折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猶左傳言即死謂去  
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憎而憎，則亂臣起外。楚伍員之疾，飲藥致斃，心腹之  
疾。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行參必折。○王先謙曰：不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虛之又揆之於伍，其衆以為失者，則加罪責。行參必折。○王先謙曰：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于先謙曰：羣下和同，非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微作微，拾補作微。盧文昭云：微，張本作微。顯廣折云：今本微作微。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怒，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盧文昭曰：也字衍。先慎曰：誅毋謁而罪同。○顯廣折曰：今本毋謁作罰。誤。先慎曰：毋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也。參聽人言以審察其誠否，易地而觀以考驗其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乾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為擇，是其證。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疏置，則重其禁令，則遠使知懼。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俞樾曰：疏置與邇對。今作不對矣。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慎曰：詭使倒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論反

與倒言相對。設諫以綱獨爲。王涓曰：諫讀爲聞。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傳寫誤也。  
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王先謙曰：即上文。不怒則相和意。深一以警衆心。  
今據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王先謙曰：深藏於一心。則衆莫測喜怒。先慎改。先慎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謙曰：陰遣使循視敵國。省其衰敝之覺。漸更以離通比。先諫  
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盧文弨曰：令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當作償。怒見則威分。  
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盧文弨曰：則藏本。作其先慎曰：作則是。故明主之言。隔塞  
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先慎曰：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  
和。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和當作利。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言之為物也以多信王

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信即三人成市虎義不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為不然者亦已○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為不然者亦已○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為然矣此足上文書之為物也以多信義顧以為誤非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心無不○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慎曰籍讀 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仲辨士

主不蹙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慎曰張榜 故無

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即收字之誤耳

十四字而以太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慎曰故姦得而怒既得其誇大之姦情則人主必怒無故而不當

為誣誣而罪臣○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為他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姦使姦得 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 主不智則姦得資

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搆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辯言

虛實聞訐言而怒必察其所搆之是非又於已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慎曰乾道本使上

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徵驗矣○先慎曰防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今據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慎曰防 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盧文

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為誠不符則為謾符猶合也○盧文

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盧文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闢也。上闢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先

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顯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賢於官。贊揚之。則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勢苦不為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慎曰。乾

顯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

行。○先慎曰。非誹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潤曰。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

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而榮於輕

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顯廣圻曰。務為貨賂。○顯廣圻曰。

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于女也。國語。鄭語說。褒似云。絃人有獄。而以為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賂



紋以疑法。○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慎曰：此下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弨曰：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虵虺。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

當作禹。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不失常可。○顧廣圻曰：藏本

湯武。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

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聚引笑上有所字。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盧文弨曰：古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慎曰：張榜本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盧文弨曰：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

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

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

臣虜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煩省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麀裘，

○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又六百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

九十四引並作鹿裘。李斯傳亦作鹿。夏日常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先慎曰：御覽八十

作厭。並誤虧損也。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先慎曰：御覽八十

改李斯傳亦作朕。御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

覽引作股無完腴。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

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是不足多也。○先慎曰：古張榜本

趙本作故。古故字通。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韓非子集解 四 五蓋第四十九 五十三

臆臘而相造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臆，楚俗以二月祭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

寶也。○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備。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惜，猶不饑之也。先慎曰：意林：御穰歲之

秋，疏客必食。○先慎曰：乾道本穰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非疏骨肉愛過客也。顧廣圻云：今本過下有客

字，按疏下常有客字。先慎按：顧說非，非疏骨肉，御覽意林引同。無

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多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心

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盧文弨曰：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先慎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

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作項嬰。是藥託通用之證。士藥即仕託。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

晉國之辭任託者。國之鍾又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國之鍾。彼云辭任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

義。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

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先慎曰：論衡非

舉兵伐徐。遂滅之。○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

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短者及乎敵。○先慎曰：乾道本短作

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短。誤。案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

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先慎曰。淮南汜論訓高注。驛馬突馬也。此不知

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

舜此卽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則視民如父母。○先慎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盧文弨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字脫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卽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

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

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今先王之

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慎曰。乾道本下有未字。王潛云。當有今據補。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

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

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

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弨云。張本無。顧廣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

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

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以服人。句文義屬下。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

哀公，乘勢則哀公。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先慎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常重。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

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圻曰：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

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

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先慎曰：八

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譏擇。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顧廣圻曰：藏本同。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

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

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

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有以字與下同。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也。字。脫。張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

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為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

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先慎曰：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儒以文亂法。曰：儒下似

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功字。今據刪。儒以文亂法。曰：儒下似

當分。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

有取字。盧文弨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盧顧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誅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

所譽。○王渭曰：為一句。下文非所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

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

也。○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注：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為養父，非也。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先慎曰：有道本兼

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私謂之公。○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為公，營環本通用。私當作公。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

戰。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

文學。○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為仁之誤。下同。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

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為字。盧文弨云：為字凌本無。先

慎按：為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

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特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

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

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

謂賢者，○盧文弨曰：似當分殿。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

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先慎曰：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慎

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續下有而好二字。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

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顯  
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慎曰張榜本將作待貴不欺之士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  
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亦無不欺之術也○顯廣圻曰不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  
 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  
 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  
 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  
 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顧廣  
句常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今據補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  
 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  
有愈字先慎按依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  
下文常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  
 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寡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無用即上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  
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者口可得○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  
是也戰之爲事也危與耕之用力也勞相對不應少一字今據補而



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

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

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

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

談者爲勢於外。內外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

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

而請兵矣。○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

字皆衍文也。委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巳。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

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

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諸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子之大重。此雖

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

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實。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

亦增未字。淺人不詳。又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則起兵而敵大矣。○俞樾曰：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

慎曰：顯王說是。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士官於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說。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封土

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

其臣。○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昭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刪。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

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

私之利。○盧文昭曰：平張本作於。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

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內政之有也。○顧廣

本同，今本有作簡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

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

必智用於燕者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衛雖魏為衡。○顧廣圻曰：半

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

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弼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今為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為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為

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

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私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趨本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趨作外盧文弼云趨譌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為近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

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

過耕戰之士○盧文弼曰致尊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今從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顧廣圻曰古當作

談上文云言談者為勢於外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

五官之禁○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弼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者為勢於外○先慎曰司徒司寇典司五衆者其患御者○盧文弼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云串本作愚是其證也。先慎曰：虛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同。今本弗作沸，誤。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顯廣圻曰：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虛文曰：良，張本作梁，顯廣圻曰：孫氏之儒。○顯廣圻曰：孫卿也。雖三篇云：燕子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曾賢之子，而非孫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阪圓引山仲質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顯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顯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昭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先

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昭云：主字脫。補下。儒者破家而葬。覽引有質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先

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引服均作執。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達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

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

賢者也。宋榮即宋鉞榮。鉞偏旁相通。月令：庶草為螿。呂覽淮南作螿。榮之為鉞猶螿之為螿也。設不鬪爭。○先慎曰：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不辱。世主

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

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

義作儀。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

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昭曰：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

人相若也。○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先慎曰：拾補：改。獨以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慎曰：乾道本惰作墮。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儲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盧文弨曰：君澹下當分段。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盧文弨曰：人字藏本無。下同。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子。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子。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先

一本平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

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也。○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

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

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盧文弨曰：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備言。韓詩外傳：四作愚

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

○顧廣圻曰：磐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

下當有石字。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雖說吾義，吾

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

家無悍虜。○顧廣圻曰：列傳引悍作格。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

人之治國。○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

得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曰：爲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藏本

圻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五字爲一句。爲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藏本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特，下同。特自圓

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弨曰：世，張本作識。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識。因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

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先慎曰：括，張榜本趙本。雖有不特隱括。○先慎曰：雖。而有自直之箭。

自圓之木。○先慎曰：有當作特。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特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盧文弨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張榜曰：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

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渭曰：句有誤。先慎曰。

以仁義教人。○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下文當有今據補。是以智與壽說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

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先慎曰：拾補。當作嗇。盧文弨云：嗇本作厲。顧廣圻云：藏本作

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嗇。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

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

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慎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活。盧文弨云：千歲

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藏本括作括。案當作聒。而一曰之壽。無徵於

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而語已治之功。



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本釋作飾。今本優下有者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者字是釋當作飾。今據增改。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

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郊○虛文昭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

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今下當分。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

申之面。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篤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

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為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今下當分。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

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獨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

腹適。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瘧論。病極則復。復不擲。擲則寢益。謂癰也。擲。威

也。先慎曰。擲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擲。亦後起之字。注作關。是也。說文。副判也。周禮曰。副。辜。祭。總。文。作。關。

今周禮副亦作關。副。關。同。古本韓子作關。或改作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字當為擲。非剔首擲。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之。擲。披。關。二字亦倒。下擲。張榜本。趙本作擲。非剔首擲。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

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

文皆有乾道本。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八說篇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

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為愈。又云。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

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當有脫文。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

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不悅也。并注云。謂民不知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

澹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未詳所出。先慎按。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井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 卷二十

###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弑作亂。虛文。昭云。亂。藏本作弑。有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下。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即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先慎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虛文。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

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道也。所謂常道也。逆道也。

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

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先謙曰：造，與蹙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

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謙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

之道也。○先謙曰：捨神未下旁注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耶。○先謙曰：乾道本兩字。盧文弼云：未，張凌本作未。

文弼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為主之臣，退不得為父之子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

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

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盧文弼曰：焉哉二字，舊本

同。今本為哉。作哉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哉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盧顯說非。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

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

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先謙曰：依上文。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

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

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顧天也。此皆釋世而不

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渭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

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盧文弨云：數張本教顧廣圻云：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

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

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

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本不思其誤，從而刪之，非也。忠信法術，文不當有以字。言論

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

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

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誹上有是字，按：依上文當有今

據補。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此字，今據刪。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

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懷密蠢愚。○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僂訥，智慧。○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昭云。三藏本

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二。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

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慎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刑禁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為字。盧文昭云。以。下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為字當衍。今據刪。然為太上士不設

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顧廣圻曰。侯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

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而複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九字為一句。

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為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昭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威。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

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

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

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

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昭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

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書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即其證。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有用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遊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先慎曰：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程量也。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盧文弨曰：張本作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

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危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蔽下有於字，今據補。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斲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先慎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任

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顧廣圻曰：曲當作由。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

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先慎曰：行九里而斷較五里為速矣。然宿治者

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厚祿以周術，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國無術，商子作自伐。國無

姦民。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作國無姦民，今據改。則都無姦布，先慎曰：市物多末衆。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今本者作末。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證。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授官

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顧廣圻曰：成讀為盛，威當作

去強辭。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顧廣圻

富見朝廷之事。小者不毀。○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先慎曰：善言也。商子辟作辯。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王涓曰：此以下皆當使人皆宜其能，其官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顧廣圻曰：道負乘宮之責於君。○顧廣圻曰：乘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顧廣圻曰：此謂易攻。字涉上文而衍。○顧廣圻曰：此五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先慎曰：下以刑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利出一空者。○顧廣圻曰：去刑義，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今本民下有不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王先謙曰：平日孔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王先謙曰：平日臨事又大爲禁制，以使之。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罪重而刑輕。○盧文弨曰：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





道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飭令篇辟言。不得以相干。即其義。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顧廣圻曰。夫當作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顧廣圻曰。天字當衍。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事實不宜失矣。○王先謙曰。不宜乃宜。然文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乘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昭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先慎曰。胥與須。古今字。須。侯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黜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臆。司也。墨子迎敵祠篇。

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為隱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弼曰規  
之讀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顧校亦未允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  
規讀為陶與下文互易其情也句有誤先慎曰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闕則使相闕奈何  
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為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  
此與上然則微姦之法奈何句法一律  
日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  
罪必相坐  
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闕  
理當作里  
惟恐不得

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王

先謙曰誅則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日句絕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

先慎曰乾道本柱故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作過先慎按張本作過是也備有術之國不用人之譽則毋過過即下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之過過與適

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為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為得人之情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

從而為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疇功謂偏疇不當理者如讓奪增級之

慎曰乾道本難作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弼曰刑舊是以刑

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

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弼曰實故舊倒藏  
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實接  
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先慎曰。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而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九一三)

國學基  
本叢書  
韓非子集解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區費

集註者 王 先 慎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988B

